

金融斜槓

的

日常觀察

渾水

推薦序

跟渾水主持網上節目已有一段時間，原本也未夠了解他金融以外的所見所聞。這本書，讓我可以重新再次認識渾水這位奇人。

90後投資經理阿言

Facebook: 90後投資經理—阿言
Instagram: aryin_invest

「斜槓」這個詞語，我聽了十多年。但自從我讀過《斜槓青年》這本書，對這個詞語，有了一層更深刻的反思。

《斜槓青年》作者本身任職於內地大型科網公司，後來她自立門戶，建立個人品牌，搖身一變成爲一名暢銷書作家。我覺得這位作者的經歷跟我有點相似。但論事業精彩程度，容我稍爲自滿一點——我的經歷大概比她有趣與豐富多些吧。

我當「斜槓 (Slasher)」可說是爲勢所迫，也有可能是個性使然——不喜歡參與組織、投奔建制，覺得這些都是綑綁着自己的枷鎖。無奈我不是富二代，也要糊口生存，於是大學畢業後便進入一所法資大行當全職。

我在法資大行工作的半年，主要從事 Buy-side，這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工作，但我自己卻做得很不開心，因爲基本上就是當一隻 Power-Point Monkey，也不習慣在大公司嚴密的體制下工作，於是把心一橫，辭掉這個

推薦序

阿丕的海外港人投資

Facebook: 阿丕的海外港人投資
Instagram: kinhkerrinvestment

作爲渾水的大學同學，很開心可以見證他畢業後精彩的斜槓生活。

這本書除了可以重溫他的心路歷程外，亦相信可以給對前路感到迷茫的畢業生不少啟示。

我和渾水畢業後走上不同的道路，我主力在 Sell-side 工作磨練，學到一套心得。現時在 Buy-side 爲海外離散港人提供資產管理服務，希望運用自己多年磨練所得的炒股心法，爲客戶增值資產。

我和渾水幹的事都是殊途同歸，大家在不同崗位，各自幫香港做少少，但我相信，每個人都做少少，聚沙足可成塔。

被視為「很有前途」的全職，自立門戶，嘗試搞起自己的事業來。

其實早於畢業前，我已有過很多古靈精怪的 internship 經驗。譬如到過一間專做窩輪的證券行，裡面的 traders 都是由一間大行分拆出來做自營交易 (proprietary trading)；也到滙豐做過半年 placement。不過，影響我最深的，便要數我在新城電台做 trainee 的經歷。這段時期橫跨了我畢業前後的日子。

新城的工作，令我直接接觸到媒體行業，人緣也因而廣結起來。當時我已是《主場新聞》(也就是《立場新聞》前身) 裡挺受歡迎的博客，起碼是 Top 10 之內吧，因緣際會下認識了大名鼎鼎的作家葉朗程，成為神交多年的筆友。人未畢業，便累積了這些人脈關係和知識，算是不錯。

後來，我的事業軌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每一年都非常刺激有趣，每一刻過得十分有意義。這些經歷豐富得

有時令我搞不清時序。現下要我回憶 2015、2016、2017 這三年有甚麼分別，我完全說不上來，因為這數年間見識得太多——我當過全港最年輕的上市公司執行董事、成立了一隻自己的基金、炒股票贏了幾千萬，我甚至幫舊東家新城電台談成了一筆價值數千萬的 deal (刁)。

接着我再自行創業，幫公司完成數輪融資；後來還做了 angel investor，投中好幾間如今已獨當一面的初創公司，其中一間更曾與 Rothschild Family 共投，此事到現在我還不時津津樂道。

在 30 歲前，我做過 Buy-side、Sell-side，也創過業，同時亦是媒體人、作家，出過 5 本財經書和 1 本鹹書。近幾年，我也幫過一位補習名師成功自立門戶，營運一盤幾千萬的生意並 link up 數單大刁；幫過我的師弟「90 後投資經理阿言」創立一個管理着近億港元的資產管理服務，逆市跑贏大市，闖出

名堂。能一一解鎖這些成就，心中滿是感恩——感激幫助過我的人，感激命運，也感激我自己，因我有勇氣選擇走上「斜槓」這條路。

直至今日，我仍維持着「斜槓」的狀態，並嘗試涉獵更多範疇。除了繼續經營原有的社交媒體，最近更撈埋 YouTube，慢慢建立起跨平台的社交媒體品牌。又從興趣開始接觸世界各地的藝術，除了作觀賞者，還初試策展工作，最近先後在倫敦、吉隆坡參與藝術策展。

所以現在如有人問「渾水」是從事甚麼工作，實在連我自己也說不上來，作者？投資者？YouTuber？策展人？似乎每一個都不完全是，但又每一個都是我，所以嘛，大家直接當我是一個百足咁多爪的「斜槓」就好了。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打工很苦悶，但要過不穩定的「斜槓」生活，亦不見得容易，既要符碌幸運，也要努力加上腦力。所以我決定寫下這本書，除了讓大

家可以了解到我這位「金融斜槓」的生活經驗與眼中看到的世界是怎樣之外，亦願這些經歷與心得可以給你一點啟發、鼓勵和幫助。現在已是一位 Slasher 的你，希望透過這本書，至少可以讓你重新想像當一個斜槓的生活究竟可以變得怎樣、行得多遠；至於仍在思考自己是否適合當 Slasher 的你，期望這些文字，能夠賦予你一點點勇氣，勇敢地行出不一樣的人生道路，活出一個高低起伏、難以預測，但卻燦爛萬千的人生。

Chapter 0 準備好了嗎？

19 斜槓 (Slasher)

Chapter 1 踏上金融斜槓之路

23 斜槓族人際網絡的重要
26 老派見客之必要
29 請將網絡交際「線下化」
32 渣男故事的斜槓智慧
36 請學懂與怪人相處
39 與不確定性相處也是一種入世的修煉
42 利率高低與 Slasher 的關係
44 「數碼遊牧」的日子
46 斜槓族的最完美狀態
49 一個人確實很難改變世界

Chapter 2 日常觀察 — 金融圈的光與暗

55 財演這個字的源起與由來
60 做定期的，不要說自己來自金融專業
63 商管人如何看待美女的市場價值
65 為何金融人總愛衰十一？
68 與其推下屬落海，不如認真真找個專業的陪酒
71 周董也上市？
73 揀「好股票」不代表要揀「好公司」

76	獻給政府幾招救市奇策
79	外媒對「港債」的不理解
82	「誠哥走資」在今天是個假象
85	2008 年以數據預視次按危機，現在還可能嗎？
88	我們是完美錯過樓市週期的一代人
91	傾生意要識八卦
94	玩 Poker 是金融人的共同語言
97	我的第一單藝術投資竟來自一位富豪軍師
99	「東方糖王」郭鶴年留給我們的成功之道

Chapter 3 日常觀察 — 商業界的危與機

107	青年人要置業，還是創業？
110	面試趣談
112	做生意不要老是想著救世主
114	帶你上遊艇的通常是老千
117	拒絕借錢的說話藝術
121	如何說再見

Chapter 4 日常觀察 — 文化·藝術的緣與份

127	收藏是與文化人結緣的過程
129	我在藝術界看到的金融圈影子
133	買畫可識到百億身家富豪？
135	林夕的歌詞字畫

139	與保錡遊荷李活道
143	寓藝術收藏於自我探索
145	「輕狂」二字
147	買畫的癮
151	說好香港故事
153	另類的博物館學
157	我實際上愛寫字，多於數字
160	睇書首先要識揀好書
163	文豪們的寫日記習慣

Chapter 5 日常觀察 — 媒體·娛樂的愛與恨

169	Newsletter 可能是自媒體生態演變的新模式
172	流量密碼可殺人
175	超客觀分析林作式社交媒體玩法
178	收費電視於我而言
180	我好像也不再年輕
185	媒體養肥了香港的盲撐文化
192	落難明星回流的市場理論
195	成功的藝人，成功在買樓
198	宇宙天團的背後
202	細味尹光
205	本地電影人最愛的文化符號
209	奇案是世道的預警
212	醉後的相識

Chapter 0

準備好了嗎？



斜槓 (Slasher)

當今世代，「自由」很重要。

我們每個人都能擁有許多的自由，包括言論自由、移動自由，還有做愛做的事的自由，但偏偏，我們每日花上最多時間與心神的活動——工作，卻是最不自由，因此，越來越多人開始努力找尋活得更自由的方式，如當上自由工作者 (Freelancer)，甚至隨着技能增加慢慢變成多重職業和身份，成為一名「斜槓」，即 Slas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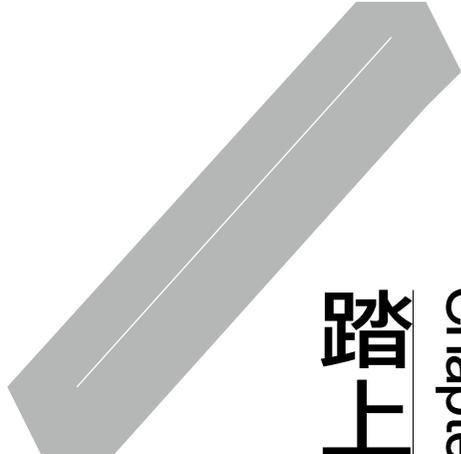
作為自由身的斜槓族，你不用每天準時起床上班，只不過，過了6點，你很大機會還是要繼續工作，直至天昏地暗。沒有固定上班時間，自然就沒有下班，這是定律。你可以說這是不穩定，但我自己覺得，這種自行分配人生的自由，實屬難能可貴。

要成為一個持續有穩定收入的斜槓族，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期間可能要捱過不少啃即食麵的日子。要持續接到案子並發展下去，當中的關鍵首要是辨認自己的核心技能和專業。

當你清楚了解並培訓好足夠的技能，你就等如做好了踏向前方的準備，只要待機會到來便可以了。

那麼，如何可增加機會的出現？那就要靠人脈的建立了。當然，現今網上平台也是接觸新客戶的重要渠道之一，但始終，你的牌頭出名了，識人多了，自然就會有高質素客戶主動找上門，給你發揮才能，然後再一步步畫出屬於自己的人脈圈，深化經營關係，尋找更多機遇，成就大事。所以如何廣結善緣，建立有用的人際關係，是 Slasher 必須認真投放心力的事。

好了，說到這裡，你準備好聽我作為金融斜槓的日常觀察，一同窺看我的斜槓生活了嗎？



Chapter 1

踏上金融斜槓之路

斜槓族人際網絡的重要

數年前，我曾經接受過一間媒體的記者訪問，這件事我經常掛在口邊。

當時，我出版了一本書，出版社安排了這個訪問，志在推銷新書。而訪問其中一個主題，就是問我當初作為一個普普通通、沒家庭背景的後生仔，如何擴展自己的人脈。

當時我提及了一條好橋——經常流連富豪飯堂，出席有錢人牌局。

富豪飯堂，不是只有富豪；有錢人牌局，也不一定有錢人才能參與。很多娛樂圈、文化圈、媒體界人士，都會混跡當中。所以，為何說富豪飯堂是「英雄地」，就是這個意思。

那個記者當時追問我，為何「細細個就會想到這種識人的竅門，正常人應該不會想到的？」老實說，這條問題太低級，我不懂回答。可能因為，心態眼界，決定境界吧，應該就是這樣。

幾年後的今日，我經常回想，當年我用作識人的好橋，到現今還奏效嗎？只怕未必了。不少富豪飯堂也早已倒閉，還談何

流連「英雄地」？而且，很多富豪本身亦已移居海外，這都是十分客觀的現實。

而有錢人牌局，以前我事業比較上進，花錢比較豪爽，真的不介意一晚輸十多萬港紙，換來建立一個重要人脈。輸一次錢，甚至可能藉此賺得與一些有趣或具戰略價值的人成為好朋友的機會，值得！聞說，當年許家印也是憑着類似的方式混進了本地富豪圈子。

雖然現今這類牌局依然存在，但一晚輸十多萬而建立起來的人脈關係，感覺上沒有像以前般那麼堅固，簡單來說，就是性價比低了許多，對方參與賭局的主要目的，可能真的就只是來贏錢，不是想 social 的。也就是說，如果你真是個有上進心的人，又或再想行我十年前走過的那條路，可能真的不再奏效了。

加密貨幣講求去中心化，社交媒體也碎片化，在今天，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和人際網絡同樣變得越來越分散，所以，嘗試 expose 自己在不同領域，或許更大機會能建立到多一點有趣

的 Network。不一定為了工作那麼工具性，識多點朋友，怎說都總是好的。自從我培養了收藏興趣，也認識了不少有趣的潮人和藝術界朋友，生活好像也變得沒那麼苦悶呢！

老派見客之必要

斜槓族的人生就是同一時間打幾份工，而且沒有固定的工作地點。這些時候口袋清單裡，便應該有幾個備用的流動工作或見客空間。這些地點大致可分為兩個級別，最普通的入門級別或是成本較高一點的進階選項。

入門級別而言，應該是一些相熟的餐廳、酒吧或 Cafe，我建議港島區有幾間，九龍區有幾間選擇，以備不時之需。至於如何與這些商家混熟便是你展現人際關係魅力的時候了。

不過財可通神是金科玉律，我以前經常掛在口邊，不論甚麼訪問，甚至專欄我都經常提及：昔日的富豪飯堂是個英雄地，如何混入這個地方，首先要有認識的人，然後你要成為一個相對 generous 的客人，當然少不免要經常去幫襯。還有，要謹記這些中菜廳每年的大時大節，甚麼年糕券、糉券、月餅券也記得要大手購入；新年大封利是也是不可以吝嗇，做齊以上的東西，久而久之你便會成為這個地方的 VIP。到十萬火急、甚麼節日「爆晒棚」的時候，他們都可以擠出一張枱給你。這些

也是另一個面向可以讓你的 potential client 或是 business partner 見到你有這樣的 network，自然對你另眼相看。基本行走江湖的入門級配備，套用落我所提及的酒吧、Cafe 也大概是這樣做法，成本相對高一些的，就是會所。

但老實說，以前的我其實看不起買會籍這回事。以前的我覺得很浪費，因為我已經常常去旅行，買兩個會籍回來，也是「曬太陽」，做個樣而已。只是到後來，又覺得對工作便利，始終你有些相對秘密的事情需要談的話，也應該在一個私隱度較高的地方，或是純粹想找一個較 Chill 的地方，會所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我在香港和九龍都各 join 一個會所，重點不在於貴，而是那裡的會員相對較年輕及 energetic 的氛圍，又可借機會 present 到自己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畢竟去一些較老派的會所，別人可能會誤以為我是一個 old rich，但事實上我也只是一個平民罷了。

會所相對來說貴一點點，就算甚麼也不做，每個月亦

需要交上幾千元會費，一年下來都能消耗你差不多數萬元。看個人需要，如果你自己有一間公司，會費當為營運成本扣掉一些稅項，也還是划算的，但不是必要。如果只是一個人輕身上路工作，找像樣一點的 Cafe、餐廳，我覺得已很足夠了。

請將網絡交際「線下化」

大大話話經營 Facebook 專頁超過十年了，很多人脈關係都是從社交媒體結識。在新世代，不懂經營網絡交際，便不要說自己是個 Slasher。

「上海榮華川菜館」是一個經常在我社交媒體留言的餐廳專頁，凡是有名有姓，願意露出真樣和我交流的專頁，我都有興趣認識。所以，我也回覆過榮華，說總有一天會光顧它。

本來一直提不起勁，有拖冇欠，但剛好 Mill MILK YouTube Channel 訪問了他，那就只好趁他們客似雲來之前，快速光顧一下，否則以後想幫襯也不容易。

能夠被 Mill MILK、米紙等知名媒體採訪是對餐廳的祝福，但卻是對老饕的詛咒。

中環蘭桂坊巷弄的珍姐火鍋店被祝福後，客似雲來，絡繹不絕。那間火鍋店也很不錯，氣氛很好，老闆是我讀者，總會請我喝上幾杯酒，再教我一些關於酒的知識。

說回榮華，我用了自己的英文名 Stanley Wong 訂枱，那天

又穿着得像個路人般，心想應該不易被認出吧，誰知他們洞察力不錯，馬上就把我認出來。一頓飯，好像變成了老朋友網友聯誼會。

我不是專業食家，食物質素就交給高手點評了，反正上海菜也是吃濃油赤醬，我感覺他們的芡汁比一般更濃稠，堂食的體驗，應該會比外賣更佳。比較令人難忘是餐後一杯八寶茶。現在要喝上一杯八寶茶也不那麼容易，因為食物味道很濃，最後一杯八寶茶清去油膩，感覺十分舒暢。

和網友約見面，是我幾年前玩社交媒體常做的一件事，玩玩下因為太忙又太累，就把這個習慣擱下，直至最近拾回初心，才又到處相約一些網友見見面。

就如李綺雯的未婚夫是健美先生，因為我慨嘆自己長期「溝唔到女」，開始怪罪自己的身形，聊着聊着，他就做了我的 personal trainer。

文弱書生做運動，還真要了我的命。資深傳媒人彭小姐原

來也是在同一間 Gym Room 做運動，儘管她年紀比我大，身形比我纖瘦，但耐力卻比我強得多，完全擴大了我的心理陰影面積，倍感慚愧。

這不算是好的網友見面例子。畢竟他是健美先生，教出我這個身型像球體一樣的垃圾，好像有點砸他招牌的感覺。反正，當生活閒事看待就好了。

但無論怎樣，能利用社交媒體多交朋結友，將交際「線下化」，藉以擴闊人脈圈子，結下「好人緣」永遠都是做 Slasher 的第一步。今次我給你生意，不知哪天某某又給我生意，誰都說不上來，但機會嘛，多一個就是多一個，誰知你的好運與貴人會不會就隱藏其中？

渣男故事的斜槓智慧

最近重看一個關於渣男、家庭暴力的故事，心情不能平復，久久不能自己，內容非常狗血。

話說，故事男主角年少時，見到一個陌生女孩，居然起腳不停踢她，而莫名其妙地，那個女孩卻因此愛上了男主角，成為虐戀故事的起始。

男主角和女主角後來分開，各自長大。女生一直對男子念念不忘，但重遇之時，男主角卻沒有認出她來，而二人多年不見，第一件事就是公開打架。男主角毫不留手，狂揍了女主角一頓，虐戀升級了，他們居然結婚。

婚後男主角不事生產，沒有為家庭賺過錢，對家庭毫無責任感，整頭家基本上都是由女主角一手擔當。

女主角為那男的生了兩個孩子，兩個孩子都很可愛。大仔比較生性，長大後成為出色的學者，娶了有錢人作老婆，總算捱過了苦日子。細仔則生性單純，長大後卻只顧着溝女，但念在其長期缺乏父愛的家庭背景，這都算沒怎樣學壞。

大仔出生以後，男主角展現了嚴重疏忽照顧兒童和家庭暴力的傾向。他把年幼的大仔交給一位同樣年幼的陌生人照顧，陌生人對大仔更是百般虐待，但亦因此，大仔日漸練成自強自立的品性。

到大仔差不多九歲的時候，男主角繼續使用暴力，不停折磨他，甚至乎讓他染了一頭金色的頭髮。男主角被人尋仇，打不過人，居然推自己個仔出去送死，就連上一段提到的那位會虐待他的陌生人亦看不過眼。

到大仔進入青少年階段，男主角為了取悅一個名為「老界王神」的廢老，甚至叫自己個仔出賣女朋友，犧牲色相。

沒錯，這就是《龍珠》的故事，男主角就是人見人愛的悟空。我們觀察世事，掌握知識，總會戴着一副有色眼鏡。從不同敘事結構來看，就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小學時候，我們認識的孫中山是國父；中學之時，孫中山是食女的「十一哥」。胡適是溫文爾雅的學者，但他亦是一個

喜歡打麻雀的賭徒，被同事侃罵其老竇之後，會想拉他出門口「隻揪」。魯迅是啟蒙民族的先驅，但他也是經常虐待貓咪的人渣。康有為早年為先進的知識分子，晚年卻是共和的敵人，復辟帝制的支持者，也是懂得去海外找華僑收課金的高手。

每個人都是一個複雜的構成，擁有許多面向，會隨着時間改變，沒有既定且不變的形態。每一件事亦如是，到今天，教科書經常強調的漢奸汪精衛亦有人為此翻案。

觀察一件事，觀察一個現象或者觀察一個人，是需要綜合許多因素去做判斷。一個仆街對自己人可以好好，但對街外人就變成冚家劇。世界並沒有那麼單一，絕非只有二元黑白對錯。

早前我嘗試修訂自己在社交網絡上的人設，弄得自己有少亦正亦邪，亦莊亦閒的感覺，就是為了讓不同讀者或跟我互動的朋友，不會有着既定的期望與錯覺，這會令我更加自在，亦省卻不少麻煩。這就是我打撲克領悟出來的智慧。

按此思路去延伸，斜槓族都必須要有着類似思維，當你看一個人的時候，不要在乎他的身份，也不要被刻板印象框着，而是需要仔細觀其有血有肉的部份：一個人擁有甚麼經驗，比起對方是一個甚麼樣人，似乎更加重要。只有學懂這個道理，才能帶領你找到真正的好人緣。

請學懂與怪人相處

我自覺是個怪人。而與怪人合作，在我的生存經驗來講，通常都不是一件壞事。在社會上，「怪」與「不怪」，其實只是程度之分。

對於一般金融人來說，我絕對是個怪人。我大學成績不差，畢業後也有一個不錯的大行 offer。可惜，在大行做了半年，發覺毫無興趣。我曾經到過一間現已倒閉的媒體見工，應徵做記者，但當時編輯覺得我不是太適合。有趣的是，半年後，因為我實在寫了太多太多財經專欄文章，那位編輯突然邀請我回到那兒做專欄作家。

十年前，炒股風氣不是今天這般火熱，不是太多人懂得炒股。那時，我便花了許多時間鑽研炒股技術，全職做賭徒。很多身邊的朋友和同行，都喜歡依附大行炒賣、傾 deal 傾生意，但我自己則不然，我就是喜歡自己炒股，自己跑 deal 跑生意。

現在我的業務複雜到不得了，既有傳統投資，亦有創投、文字工作、上市公司管理、Deal-maker、Buy-side 工作等等，

通通都有接觸。在許多金融人眼中，我根本是個怪人。

作為 Slasher，個人經驗是，不要抗拒跟一些怪人合作。以我的免費 YouTube 節目拍檔白兵為例——白兵有他厲害且過人之處，然而在主流眼中，他算是另類異端。所以明明我覺得自己很怪，但他卻會覺得我是個「接近主流的人」。

為何我們合作得到呢？當然某程度是因為價值觀相近，例如疫苗立場。可是，在其他很多地方，我們兩個人之間的想法又未必太相近，但我們可以做到一個「君子和而不同」的狀態，互相尊重。

當一個人在社會上擁有比較出眾的成就時，他或多或少都是一個怪人，又或者說，是個奇異的人。當然，你要懂得精準地認識一些奇異之士，與他磨合出一套適合雙方的相處之道。

一個朝九晚五打工的 boring person，你跟他們相處，未必有太多驚喜的交雜空間。反而與一些怪人相處，你會樂在其中，他們可能會將一些奇異的想法、知識和見聞傳授給你。

與不確定性相處 也是一種入世的修煉

由於大家擅長之處都不同，這個怪人「怪」的地方，肯定便是他的長處，一定有些值得學習的地方。如果每個人一式一樣，紙板人一樣，反而就很難和他有太大的合作空間了。

因此，千萬不要吝嗇或害怕與怪人合作，只要講誠信、講口齒，沒有立心不良，有時離經叛道一點，反而能夠給你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跟你拼出燦爛的火花。

過去大多數日子，香港都是幸福的都市。人們的發展多是有規章、路徑、階梯。你順着行，基本上不愁生活。讀書如是，工作如是。

如果你是專業人士，畢業後一刻，基本上可以預視未來 30 年會是甚麼模樣。譬如會計師，慢慢循着梯隊升上去，升到做 Partner；做了一段日子，如果不想在核數界別打滾，那就試着參與政治、商會等等，所有路徑都很清楚。

買樓其實也一樣。「置業階梯」這概念在老一輩耳熟能詳——首先買回政府的公屋，然後就轉居屋，居屋轉私樓，然後變豪宅，樓價就跟着升……

在香港，基本上人生都是規劃好的。不過，這就導致了大多數香港人不懂跟「不確定性」相處。

最懂得與「不確定性」相處的人主要有兩種，第一是政治人，第二是創業家。前者我沒有認識太多；但後者，我卻認識不少。

創業家，顧名思義就是創造新的東西，打破舊有規矩，他們不但要跟「不確定性」相處，還要自行創造「不確定性」，就是所謂的「破壞性創新」。而相對應的投資者一方，也要經常與機率與風險打交道。故此，他們很懂得處理對「不確定性」的心理調節。

而近年越來越多人投身的斜槓族，當然亦是需要與「不確定性」長期糾纏不休的一份子。

現在處於大動盪時期，過往習以為常的東西已不再理所當然。譬如，幾年前在大學讀通識教育的同學們，現時他們學位已成廢紙，沒有用了，但他們也要繼續努力生存，繼續與「不確定性」打交道。

香港一直以來不是太欣賞冒險家，大家都喜歡穩定狀態。但是，世事沒有永恆。現在正正處於大動盪，像是國際層面俄烏戰爭引發的金融系統不穩定等等，我們都必需思考如何適應「不確定性」。

像我這種投資者，很喜歡也很習慣與「不確定性」相處，森林捕食的觸覺便不期然出現了，嗜於不停吸收外在資訊，與不同的人打交道，最後對整體大局的理解比一般人來得更全面和具深度。

見到香港的問題，有些人會立刻選擇移民，一走了之。但像我這一類人，不會如此直線思考，反而會想一想其他的替代出路，例如改變工作形態，成為一個「數碼遊牧」，長期旅居外地。這種與「不確定性」相處的模式，反而更適合我。

學習與「不確定性」好好相處，總是利多於弊，所以嘛，不要害怕更不要恐懼，適應了，這將會幫助你的人生找到更多意想不到的出路。

利率高低與Slasher的關係

經濟學教授張五常在其中一本著作《經濟解釋》中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去詮釋利息理論——一個人到底要做歌手還是醫生，可以用利率以及恆常收入假說這兩方面來決定的。

首先，如果利率較高的話，其實你應該考慮做歌手。歌手的生命週期就是一開始短時間內充滿爆發力，到中後期知名度逐漸遞減，從而賺的錢便會越來越少。而醫生則是前期基本上沒有甚麼爆發力，但日積月累的經驗及名望，漸漸成為一位知名度較高的名醫，亦因而令到你的收入會越來越多。一個前期賺錢較多，後期較少，另一個則相反，故此，利率高的時候當歌手，理論上回報是會較為可觀的；利率低的時候應該當醫生，這個完全是從財富折扣的角度出發。

這個理論的含義是有點 counter-intuitive，正常人會覺得就業取向是睇薪金、興趣、能力等等，很少人會用利率角度去睇事情。那麼，為甚麼我們要看利率去做人？因為利率的高低是可以決定 Slasher 到底應該做哪一類工種。

斜槓族有甚多不同的工作形態，引用以上的例子，有的工作形態就像歌手或醫生，有了此對比，當一個 Slasher 就應該時刻謹記以利率這個思維模式去調節自己的工作比例。例如當世界的氣氛走向是利率可能會越攀越高，這個時候就不應只專注做一些「搵石仔」或是需要長時間才可產生收入的工作，眼光應該放短線一點。利率偏低的時候，就應該好好長期投資某一項事業，並把它做好；以上就是簡單闡述利率高低的影響。

人是這樣，機構更應如此。低利率環境，那些私募基金的投資風險取替會更進取一點，未成熟的項目都願意提早投入資金。現在利率比較高，私募基金也保守起來，君不見很多私募基金都已經變成了借錢的財仔嗎？

「數碼遊牧」的日子

記得數年前上網睇新聞，學到一個新字眼，叫「數碼遊牧」(Digital Nomad)。我馬上聯想起一位大學宿舍時期的舊同學。大學所住的宿舍屬於愛玩、歡樂類型，我在這群朋友身上沾到自由、不羈的思想，因為大家都非常討厭正正常常打份工。大概因此，我的工作模式，總離開正常打工仔日出而作、朝九晚 X 的生活形態。

那位舊同學，他一直把自由、不羈發揮到極致，以我理解，他畢業後都沒有打過正常工，盡是靠着幫人做 IT project、寫網頁和應用程式維生，按 project based 計錢，沒有正規工作時間，所以他可以隨心而行，興之所至隨即去印度生活一個月，然後再到沖繩學半年潛水等。反正他只是 vendor 角色，老闆也不用見，只要交到貨便行，何況有電腦就可以工作，完全沒任何地域限制。

IT 人就是有這個工作形態上的好處，如果你做金融、做 marketing，見客見人是工作日常，哪能隨意就消失幾個月？

印象中有一本書講九十後半退休生活，都是類似的工作模式。

畢業後初期，我也一樣過着類似的生活，單純炒股維生，那時收市後閒着無事，也順道寫寫稿子，發表一下膠論自娛。IT 人工作還需要電腦跟身，但炒股的人，只要有手機、有尿袋充電便可以睇報價、落盤、跟行家吹水、查電郵、睇新聞、做研究、埋單計數等。一部手機，只要在股票友手上，就可以產生過千萬的價值。所以，我亦可以隨時去斯里蘭卡、美國玩幾個星期都沒所謂，就是有時交稿比較麻煩而已。

同一個覺悟，我一位同樣以炒股維生的朋友都有着。開市時期他去到淺水灣一邊睇股票，一邊欣賞海景，Chill 到爆，收市後就看看財經，再找朋友一起打 Poker，或隨意消失幾個星期去旅行，愉快到不行。

今時今日，「數碼遊牧」已是見慣不怪的工作與生活模式了，這又會不會是你嚮往的生活？你又有否相應的工作技能，可以讓你過上這樣的日子？

斜槓族的最完美狀態

整整三年的疫情，令普通人對 Slasher 和數碼遊牧 (Digital Nomad) 出現了不同的覺悟或嶄新的想法。

疫情的確一下子顛覆了人類很大部份的工作模式。又有誰會想像到以前一直存在的工作其實會一下子蒸發？例如空中服務員或飲食業員工。「一世人打死一份工」這個想法已經不合用，為自己多找點後路，積極裝備自己，平衡工作上的風險，留一根救命草也不為過。老實說疫情期間你失去了工作，並不是你做得不夠好，屬非戰之罪，只是世情使然才令部份人失去工作。

數碼遊牧這個新興的生活模式，令到大家不想再只逗留於一個地方工作。疫情期間大家無辦法外出旅行，前前後後達二十一日的隔離政策，讓更多人寧願選擇規劃一個比旅行長的時間，逗留在一個地區，過着旅居的生活模式，正是這個時勢，造就更多數碼遊牧的出現。

就我自己經驗而談，Slasher 和 Digital Nomad 之間，我

更傾向於當個數碼遊牧，往這方向花更多功夫。疫情前，我大概會一個月去一次台灣，工作和玩樂成份各佔一半。反而疫情後我進化到，一年整體留在港的時間只剩下 100 日左右，其餘時間都在海外不同地方。

我又想再談談經濟學 101 的「Law of Marginal Diminishing Returns (邊際報酬遞減法則)」，意思就是你持續投放 effort 做同一樣的事，邊際上並不是多勞多得，而去到某個位置，邊際上，還是會有盡頭。而最理想的狀態就是 marginal product 和 marginal cost 維持到一個良好的交叉點。作為一個 Slasher 還是 Digital Nomad，也應該對社會科學有一個基本的認知。無錯，當你一輩子專做一件事，努力去鑽研，最終可以成為該範疇的大師。而原理就像，你讀書由 0 分到 50 分，當中的過程相對較容易；但如果你要由 50 分到 80 分、80 分再到 90 分，這個過程需要的 effort 一定比最開初由 0 到 50 艱辛。這個就是 Marginal Productivity Diminishing

的原理。

作為一個 Slasher 可以有不同範疇的工作，玩 social media 之餘是一個瑜伽導師、上堂教班……最重要記緊這個 concept——找到一個 marginal productivity 和 marginal cost 的交叉點；切記不要專注做死一樣東西，眼見一樣事情做得好便不停衝呀衝。

我自己現在的業務也是很難用三言兩語便可以對別人解釋清楚，像是有經營自己的社交媒體、訂閱內容，也一直有作不同的投資，如 start-up 和藝術投資同樣有涉獵。我並一直 count 着當中的 marginal productivity 和 cost，對我而言，這絕對是一個頗大的覺悟呢。

一個人確實很難改變世界

以前在中大上歷史課，我依稀記得，講師提及過一套央視歷史劇《走向共和》，裡面其中一幕，直到今天在網絡世界依然有很多人討論，包括國內小粉紅。這一幕，虛構了孫中山會見李鴻章的情節。

以我粗淺的歷史見解，孫中山確有透過廣東社會名流和鄉紳上書李鴻章。那篇諫文我也有讀過，寫得非常真摯動人，如果大家對歷史有興趣，值得一看。雖有上書，只是真實歷史上，孫中山應該未曾親身見過李鴻章。

而《走向共和》這篇歷史劇，則虛構了兩人歷史性會面的場景。這一幕到今天仍不時有人在談論，為人津津樂道。

李鴻章是個城府甚深的人，但從情節中演員的細微肢體動作可以看得出，李鴻章在會談中慢慢被孫中山打動。

李鴻章深知自己的處境——一個人沒法改變世界，他只能夠做一個人應做的事。他位極人臣，但危機四伏，亦有自己的極限。一個人，只能做一件事。

這個畫面，對我來說十分深刻，也增加了些我對人生態度的領悟，就是一個人，確實很難改變世界。

但，個世界爛，不等於要做個爛人。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好好過生活，或竭盡自己所能，留餘力幫助身邊人。

以我現時做金融斜槓的工作為例，以前我比較多做 Buy-side 工作，多點面向 institution，而近年卻慢慢改變了方向，多了跟網民交流，也接觸多了 retail。不是推銷甚麼訂閱，我近來做了很多免費的財金經濟普及性內容，將經濟學及財金知識由淺入深，無償教授。譬如有網媒專欄、YouTube《水與金融》免費節目等等，這些內容都是隨時隨地、不用花費任何金錢便可以看得到。將自己的知識共享，幫助別人在紛亂的世界中持盈保泰，保本保命，已經是一種功德。

除了通過這些渠道協助身邊人好好增值，增強財金知識，保護好自己的財產之外，我亦十分感恩這幾年有位中大師弟

「90 後投資經理阿言」，透過長期 follow 我而學全我的一套投資武功。之後他經常約我食飯偷師，變相成為了我的入室弟子。

這一年來，阿言自立門戶，幫別人做資產管理，成績非常突出，短短半年回報率高達 20%，比存錢入銀行做定期故然贏得更多，甚至也跑贏了不少業界的傳統老師父，有些基金經理還喬裝放蛇，想了解一下阿言是甚麼料子。見他做得那麼好，我自己也有將部份身家交給阿言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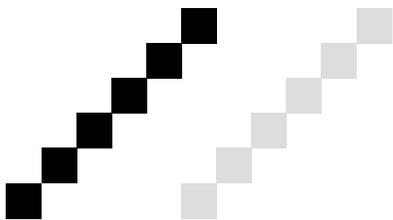
間接幫到一個年輕人自立門戶，滿足他的夢想，我已是十分感恩，他也不負所托，成績對得住客戶，也對得住自己，財務自由之餘，並實現到自己的夢想。我當然知道自己有料到，但重點是幫助到其他人有所發揮，這件事絕對是更加有意義。

一個人，做到的東西實在不多。將自己專業知識普及化，是我目前所能做到最盡的事。你不訂閱我，絕對沒問題，看我公開內容的免費資源，一樣學到淺層而實用的財金知識。如果

日常觀察 —— 金融圈的光與暗

在這個亂世，你對專業資產管理有需求，或者可以考慮阿言的資產托管服務。

總之，還是一句話，亂世下，大家好好過日子，好好生活，好好活着。有餘力的話，儘量幫幫身邊的人，這樣，世界終有一天也會跟着慢慢變好。



財演這個字的源起與由來

我出身自金融界，但作為金融斜槓，觀察自己的出生地，總是只看到負面東西，手指經常拗出唔拗入，像行外人般，罵回自己的同業。

不過，的確有很多人抵罵。其中一批人，就是「財演」。

甚麼是「財演」？尋找定義，必定是從偉大的維基百科開始，莘莘學子皆是靠這工具畢業，可見其威力之大。根據維基百科所述：

「財經演員，簡稱「財演」，是香港股市對經常在電視台、電台、報章或雜誌曝光的財經分析員或股評人的貶稱，稱呼出自 2002 年初，《信報》前專欄作家、精電集團前行政總裁蔡東豪（筆名「原復生」）。」

財經演員的特徵，就是財經分析員或股評人多挾着自己的知名度，或單靠外貌，以「專家」的身份示人，在未做足資料搜集便順口開河，好像演員演戲一樣，向散戶提供所謂「投資指引」，建議買入或賣出某隻股票。財經演員這「職業」通常會

在股市暢旺時興起，為應付大眾需求，散戶都希望經常找股評人打救，傳媒便紛紛聘請股評人分析財經資訊。不過，因股評人質素多良莠不齊，間接欺騙不少散戶，令他們損失慘重。

首先，很爽，整段字 copy and paste 貼下嚟，節省了我不少時間，佔了很多字數。這個名詞是由行山死士發揚光大，所以難怪財經分析員會這麼討厭行山死士了。不過，這個定義已經有點過氣，其實財演的定位，豈是只有在電台、電視答股票的人，能夠應用到方法演技的，都有做財演的資格。我嘗試歸一歸類，只是一個概念框架，方便大家明白而已。

傳統類——即是你在電視上、電台上會見到那些人，他們通常是證券行背景，有的是做分析員、有的是經紀、有的是基金經理，換言之都是有正規金融背景的人，他們會寫股票推介，而且他們受到證監會第 4 類「就證券提供意見」(Advising on Securities) 的相關法例約束，所以在公開場合推介完之後，必須要利益申報持股。

這類人是一個利益團體，他們成立了一個會，名為「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已經有超過十年歷史。這個團體跟上市公司、證券行、媒體都建立了良好關係，有時甚至會做慈善活動，例如經典到不行的「股評家康復中心」，而且是一間精神科醫院！

雖然我偶然會接受訪問，但是我天生病態反叛，又有一點反社會人格，所以沒有埋堆，入不了這個圈子。而且，我很自量，有一些股票沒興趣、沒感覺的話，真的就不會留意，亦不懂回答，這在節目角度確實是有點麻煩的。

獨立投資者類——即像我這類人，或者有另一個名稱，叫作獨立股評人，有一些也可以是「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的成員。理論上我這類人是非持牌人士，所以不受證監條文約束，但如果我要推介股票，同樣要作出申報。

這類人在網上世界很多。因為社交媒體衍生出「網紅」這類生物，所以有一類財演是跟網紅的生存模式相若，例如會

在 Facebook、YouTube 開 live 即場分析股票，跟網友互動回答關於股票的提問，當然也會出 post、參與討論、展開罵戰之類。總之，就是利用網上平台吸引粉絲，操作方式跟那些靚女模特兒去吸引粉絲差不多。

上市公司類財演——哈囉，不好意思，都是我啊，因為我正在上市公司身任執行董事。現實上是有一類上市公司專找靚仔靚女擔任高層（又要不好意思囉，我在繞圈子讚自己，你應該看得出來吧）。那是因為上市公司會面對法規問題，又或者有時會遇上被沽空機構狙擊之類，總之上市公司若有遇上公關災難的時候，就要找人出來應對，而負責應對的「門面擔當」嘛，最好夠靚仔靚女，說話得體，至少見得下人，那麼對解決公關災難將會有莫大的幫助。

投行類的財演——很多人覺得只有在媒體曝光的才是財演，尤其是針對着財演講話空廢這個 point。查實很多大行分析員都是燈神，不少 in house 經濟師都只是在講場面話的

廢人，那些所謂有實戰經驗的基金經理亦是傻下傻下。文人會相輕，財演也會，大型投資銀行會看不起本地證券行出身、靠媒體曝光的人，其實，本是同根生，沒有誰比誰更高尚，就只是大行的光環比較大而已。

官員類財演——講廢話、應用方法演技並非專利，人人皆可，所以財演不只以上幾類，我覺得政府財金系統出身的官員同樣有這個潛力，例如有一些人會分析資產價格，常常提醒市民小心系統性風險，要居安思危，要關心樓價過高，加息影響資產價格等等等等。頂，這不又是說着廢話麼？

做定期的， 不要說自己來自金融專業

現在，存錢入銀行做定期，居然成為了潮流風氣。

做定存，最吸引之處，自然是息口高。加息週期，資產市場各類商品，包括股票、樓價，通通都跌，就連施永青這些著名樓市投資者，都跑去做定期。定存風氣之盛，可想而知。可是，我卻不是這樣看。

現在做定期的厘數充滿變化。高峰時期，厘數高達 5 厘左右，到 2023 年中則在 3、4 厘左右。問題來了——目前環球仍然處於持續加息週期，為何香港本地銀行定存利率卻回調？主要原因在於，香港本地及歐美借貸市場供應需求，存在很大的不同。

香港銀行可能正在推算，既然本地樓市不是太熾熱，新股市場又不是太多人借仔展參與，整體借貸需求不是太過顯著，於是便決定不需過度跟隨歐美調高利率的步伐。所以，香港銀行利率比起半年多前的高峰期，輕微回調些少，採取與歐美銀行稍為不同的息口調節步伐。如果作為普通散戶，你只將目光

集中在定存這單一投資戰略上，你或會錯過很多更優質的投資機會。

目前香港官方公布的通脹速度，好像並不如外界想像般那麼快。相比歐美動輒高達雙位數的增長，香港最新公布的通脹數字，只是徘徊在 1.7%。不過要知道，香港通脹指標的很大部份構成，是來自物業租賃市場，租金向來不是對價格敏感的衡量指標，所以導致本地通脹數字看起上來，並不如外國般驚人。

但只要大家用心留意，水、電、煤、交通、糧食之類日常生活的價格水平升幅，誇張得多，接近雙位數增長。日常生活感受到的生活壓力和字面上的通脹數字，存在着極大的落差。因此，雖然通脹數字大約在 1.7%，而銀行定存息率徘徊在 4 厘左右水平，你卻不是太能感受到自己能夠通過做定存來賺取到更多的資產增長。

你在調節投資配置，包括存錢入銀行做定期的時候，必須同時考慮到日常生活中持續性消費的支出，例如水、電、煤。

商管人如何看待 美女的市場價值

如果你將這些日常支出計算在內，便會發現，做定存所獲得的利息，其實不夠覆蓋「真實通脹」（而非官方所公布的通脹數字）帶來的額外生活支出。

我自己從來都是一個 risk-taking 的投資者。與其存錢入銀行做定期，眼白白望着自己的資產被溝淡，倒不如搏一鋪，做些主動型投資戰略。例如我最近便認識了一位投資經理，2023年首季回報高達四成，我自己有幸分配了一些個人資產給他管理，頗為滿意這一季的表現，銀根也有些鬆動。

在當今大亂局年代，學懂保存自己的個人資產是一門極深的學問。謹記，不要躺平下來，白白被通脹蠶食，必須要時刻留意高回報的投資機會。

香港第一個用現實、顯學、經濟學角度方式去談把妹的，是孫柏文。他當年在大台節目道出港女心理，然後逆向提議在快餐店約會，藉以測試女生的好感度。

十年前，網上讀過一篇文章，講述一位年薪過百萬的金融人回答一位靚女：「為甚麼靚女溝唔到高富帥？」當中的回應亦是引用經濟學的智慧。一位年薪過百萬的金融人理智、現實，他知道自己的崗位和「市場價值」。相反靚女，只有樣或外在美，不過外在的東西是會不斷折舊的「資產」，所以聰明的決策者本就不應高位接貨，而是選擇玩完走（Pump and Dump）。

這種解釋合理，問題就是在於太合理，分析框架太物化女性。不過，這種解釋引申了至少兩個觀點——男女的關係，可以貼近市場、講博弈、講角力的本質。因為男的會計算，女的都會計算，只是大家的出發點和推理不一致而已。合理的東西，不一定合情，所以真相可以很難堪。

另一個有趣的側面推論是——既然相貌這資產會貶值，

為何金融人總愛衰十一？

何不投資在其他會升值或價值不太波動的資產？我不知道具體是甚麼，有些人會很自豪身邊人的職業、性格、學養等等。

物化男女關係不是一個價值觀的討論，而是實際的商機，好像交友平台般，就是這樣的運作方式。比方說，外國有個專為 Sugar Daddy 而設的交友平台「Seekingarrangement」就是一例，有錢叔叔可以明碼實價「包養」大學生，而且更有學歷要求。雖然這平台明顯有着道德上的問題，但外國人的身體還是很誠實。

經濟學的應用，只能解釋一些把妹現象，正如大學生讀多點書，只能解釋自己為甚麼失業，但不會解決到自己的失業問題。所以結論嘛，就是：你的樣子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

劉馬車因為非禮三名未成年少女，在 2023 年又又又坐監了。

潮流興講內房。2019 年 7 月 1 日，內地房地產新城發展創辦人王振華因為涉嫌猥褻 9 歲女童被上海市普陀區警方刑事拘留。王略勝劉馬車，敗於十一哥。

由於公司主要舵手衰十一，結果公司名聲一落千丈，房客唾棄、股東掙貨、債主臨門、新債券冇人認購、機構調低信貸評級……一波十幾折。

為了挽救公司，新上任的管理層轉打保守策略，不再進取，放棄一般內地房地產堅信的高槓桿玩法。由於被逼套現，新管理層不惜以略低市價賣樓賣地。反正也借不到，他們也沒有大額借貸。周期性配股是有的，雖然以低價 close deal，但早着先機，累積了一定現金。

創辦人在 2019 年的時候衰十一，他們改變商業保守策略，也是在 19 年。內地房地產價格高峰期，也是 19 年差不多的

時間。

當日新城發展，人人得而誅之，結果造就他們順利在高位套現，去槓桿化。

到今天，他們反而是比較健康的內地房地產。若論負債比率，他們比供股前的領展更健康。當日因為創辦人袁十一而仆街，結果因禍得福，如今反而冇咁仆。想來，也是種令人意想不到的奇妙因果。

反而首富恆大，內房資優生碧桂園，卻全線爆雷。

說了十多年的「別讓李嘉誠走了」，類似的說法也發生過在 SOHO 中國潘石屹手上。

SOHO 中國今日一樣面對內房都會面對的麻煩，但論影響範圍和規模，卻細得多了。他們沒有像主流發展商一樣，以高槓桿投地賣樓無限 loop，一直都是打比較穩健的收租政策。

潘石屹的好朋友是任志強，任志強因為妄議朝政，口舌招尤，已經付上了沉重法律代價。潘石屹商業策略固然保守，

加上見到朋友的下場，在內房形勢一片大好的時候，他是少數想把公司以私有化方式金蟬脫殼，但高瓴最後不要，黑石則要不了。

雖然只差一步，但多年部署，一早透過派海外股息另類走資，近年已經成功落戶美國，做了美國的地主，起了自己的家族辦公室。人走了，錢也走了，風流快活。

兩間公司，說明了很多道理。一切都是命，半點不由人。既然個天叫你急流勇退，那就只好順應天命。誰人笑到最後，我們永遠不知道。

與其推下屬落海， 不如認認真真找個 專業的陪酒

某會計師行鹹豬手事件，在某段時間成為中環熱烈討論的話題，甚至還上了連登討論區。

大家未必知道，我做財經作家前，曾做過情色作家，出過一本描繪中環聲色犬馬世界的情色文集。這次鹹豬手事件，在以前想必會成為我寫作題材的一部份。無疑，這絕對是悲劇，在職場道德倫理上，怎樣說也說不過去。現實地說，我深信，類似鹹豬手事件，在商業世界不是第一單，也必然不會是最後一單。

大家工作環境身邊可能都會遇過某一兩位同事，無緣無故極速上位。尤其做金融業的朋友，可能都會見過，有些上市公司的董事會由一些沒甚學歷，或沒有甚麼工作經驗的人擔任，負責管理整間上市公司。這在公司管治的正常思維角度來說，是很不 make sense。不過，大家都知道，這背後肯定有些不能公開的原因。

香港社會笑貧不笑娼，有人希望在短時間內上位，獲取一

些豐厚利益，肯定會有的。也可能，她面對一些問題，希望透過這種捷徑得到解決，實屬無可奈何。可是，這一切的前提，是出於自發性的選擇。如果當事人深諳代價，然後出於自由意志地作出抉擇，理論上旁人無權過問。這是經濟右派的信念——選擇的自由。

根據網上資料，某會計師行鹹豬手事件涉事中層管理人員，原來跟我同年。我也明白，在金融世界傾 deal 湊老闆，有時都要滿足老闆突如其來的獸慾。最正路的解決方法，應該是自己掏荷包請些專業的來。以前好些金融人，總會袋着幾個媽媽生 aka 中介人或 KOL 經理人的聯絡電話。

找自己的女下屬客串做陪酒小姐，既不道德，亦不專業。

幾年前我初出茅蘆，也做過擦鞋狗。當時我就有袋着幾個電話，以備不時之需。尤幸，一直以來，我都沒為自己用過。不過，如果那位中層人員一早有此覺悟的話，便應該自己建立好這種人脈網絡關係。這位中層人員如果立志要當個稱職的

周董也上市？

擦鞋狗，卻連這些取悅上司的基本配備都欠奉的話，應要反省一下自己，究竟有沒有資格在商業世界行這條路。

我這幾年有點幸運，得罪了很多老細，連做擦鞋狗的資格都沒有，只能專心炒股票，做自己的小投資小生意。我雖然和對方並不相識，但希望那位和我同年的中層員工，可以早登極樂……打錯，早登彼岸，不必再做擦鞋狗，推自己下屬做些偷雞摸狗、下三流的勾當。

以上文字，都是我的親身感受，跳出道德框架去看職場文化，十分功利。如果道德塔利班覺得不舒服，想要出言抨擊，我也不反駁。我只是個說書人，單純道出這個商業世界非常赤裸的一面。

2023年中，周杰倫維港露天騷引起了熱烈網絡討論。不久，擁有周杰倫 IP 的公司「巨星傳奇集團」亦在香港上市。

一般來說，像巨星傳奇集團這類型公司，其實不太符合聯交所的上市要求。聯交所每次評核一間公司是否適合上市，通常會將部份案例寫成指引信，供公司董事股東及公眾參考。

巨星傳奇集團，其中最大核心價值就是周杰倫這個 IP，這正是聯交所眼中典型的 Key-man Risk：所有公司利益全繫於一個知名人物身上。換言之，如果周杰倫有甚麼三長兩短，這間公司便變相失去了最重要的營運及收入來源，沒辦法持續經營。因此，巨星傳奇集團的上市之路其實經過了一波三折，自2015年起，八年前後四次向聯交所遞表，直至最近一次，才傳來好消息。關鍵是，為何最近一次聯交所會突然向巨星傳奇集團開綠燈呢？

我推算，背後聯交所確實自我放鬆了一些審核門檻，原因正是近年市況實在太淡靜。交投量少，加息周期下炒股氣氛也

揀「好股票」 不代表要揀「好公司」

不好：IPO 數量亦急劇下降，一個月可以只有一兩宗。一些萬眾期待的 IPO，例如 FWD 富衛保險，拖了很久也未上市。說到底，他們都是在爭取等待一個更合適的市況去完成上市程序。那即是說，現在這個時機，就是不合適。

在這個市況下，我相信聯交所正在適度調節自己的規管力度，導致了以前一些被認為是不太符合上市要求的公司，都可以獲得「放水」的機會，側側膊讓它們上市。

不過，在我眼中，與其「人治」地黑箱作業，由小圈子自己人決定一間公司是否適合上市，倒不如光明正大 deregulation，白紙黑字下調上市要求，全面調低上市門檻，以刺激當下低迷市場。七十年代末美國聯儲局主席 Paul Volcker，也是針對市場大幅度 deregulation，得以提振當時一潭死水的美國經濟。若然聯交所適度 deregulation，反而更符合市場經濟運作原則。像最近幾年，五時花六時變，反令市場無所適從。

一間糟糕的公司，不一定是一隻糟糕的股票。炒股的目的是贏錢。當這隻股票最終能帶來好回報，它就是一隻好股票。領展便是一個好例子。

領展的企業管治有很多大問題。前陣子世紀供股，是因為領展管理層做錯商業決定，投資過度進取，結果要供股填氹。領展 CEO 年薪近億，卻不會主動承認錯誤，自減人工與小股東一起共渡難關。從公司管治表現來說，領展絕對是間糟糕的公司。

可是，這不代表它是一隻糟糕的股票。

散戶如果參與這場世紀供股，不但不會輸錢，反而有機會贏到錢。我當初就有參與領展供股計劃，理由是我分析認為領展提出的供股條件，絕對有利散戶從中「跟車」聰明地獲利。由此證明，企業管治與股票市場價格兩者之間，未必存在正比關係。

香港股票市場一直存在很多垃圾殼股、妖股。作為散戶

投資者，最應該着重的是股票回報。假若垃圾殼股背後是一班大玩家操弄股價，在我的角度來看，大玩家用骯髒手段玩弄市場，是他自己做壞事。市場是自由開放的，有買家有賣家，我當然不必參與他們的企劃，但仍可以坐享其成。

例如私有化常常被看作大股東剝削散戶的手段。關鍵在於你甚麼時候買入。如果我買得低，實也不排斥這些私有化方案，在投資世界，永遠沒有「最好」或「最差」的公司；這裡只有「被高估」或「被低估」的股票。

一間所謂「最好」的公司，如果其股價是 10,000 億一股，你也會衡量它是否值 10,000 億，對吧？如果這間公司的股價明顯遠高於公司估值，這隻股票絕對不值得投資。相反，一間公司再垃圾也好，如果其股價過低，它反而是值得留意的股票。因為這隻股票出現諸如私有化、白武士現身協助重組釋放公司價值等特殊事件的機會率會更高。散戶需要調整成這樣的心態，才能將股票投資的回報率最大化。

除了股票，這種心態亦適合用於投資虛擬資產等新興資產市場。例如比特幣、以太幣，你不一定需要深切瞭解區塊鏈科技背後艱深的技術原理，也不用懂寫智能合約，只要它具升值潛力，它就有投資價值，就是一個好的資產。

獻給政府幾招救市奇策

夜市經濟成為早前政商界熱烈討論的「救市」主軸，各大商場及發展商紛紛讚好。不過明眼人都知道，它們在等政府發放一些優惠券或夜市專用消費券，刺激市民到商場消費的意欲。

但老實說，夜市這些，都是杯水車薪，起不了多少提振經濟的作用。從行政成本效益來計，與其絞盡腦汁「谷盡」夜市經濟，倒不如直接派錢給市民，簡單又快捷。

如果想香港仿效其他旅遊城市那般暢旺，我建議一個方法——大麻合法化。只要政府一通過大麻合法化，很多人就不會去泰國了，反而留港消費，享受大麻經濟圈連帶的一連串夜間消遣活動。酒吧、文化娛樂場地，不愁沒人來，整個本地創意文化越具活力，更可以吸引更多海外遊客慕名而來，創造更大消費力——就像今天的曼谷一樣。

我再來獻上第二個方法——減股票印花稅，降低上市門檻。

減股票印花稅有助提振股市，股票交投增加，直接促進

財富效應，從而增加市民的消費能力和意欲。像我自己為例，近期市道不好，我也不是很賺到錢，於是減少了不少在港的恆常消費，有剩錢不如留在旅行時才用。

第三個方法——放寬加密貨幣監管政策。

如今政府已有一套加密貨幣發牌制度，但這明顯不夠。無論你是否相信加密貨幣，政府一出發牌制度，即已經踏進這個坑裡了，沒有退縮餘地。接下來，政府最好就是容許國際加密貨幣公司更輕易地來港上市。這不是天方夜譚，以前不是沒有做過，只要修改上市規則第 18 章，開設特快通道專門給特殊行業公司來港上市，就可以了。

一旦香港吸引到像 Coinbase 這類加密貨幣交易所龍頭來港上市，必然大大振興到現今極度衰廢的股市。

類似計子，可以引伸到第四個方法——政府所有商業政策指導，都以「deregulation」及「低稅」兩大方向發展。

只要容許各大行業以最高程度自由市場的方式自行運轉，

外媒對「港債」的不理解

減少干預，那麼實體經濟活力自然慢慢發揮出來。

最後，政府可以加強扶持一些涉及先進議題之相關產業，例如 LGBT、動保、安樂死等等。因為這些先進議題相關產業背後，皆是一批又一批擁有高消費力的社會群體，如果可以乘着這些議題助推動力，加強這些消費群體的消費意欲，必然有利實體經濟收益增長。

外媒經常針對香港的經濟狀況、政府的金融狀況作出指教，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說：「香港負債很高。」

不過，當你認真翻查很多官方的報告，會發現香港負債並不算高，原因是香港發債比率不高，日常基本就是 iBond、銀債、綠債等只佔庫房很零碎部份的債券。但在外媒眼中，香港有很高的負債，近乎到破產的程度。

究竟為甚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這個現象的出現是由於他們描述的時候選擇了錯誤的金融工具。香港要維持聯繫匯率，所以要有很強勁的外匯儲備；而香港的外匯儲備當中有一種很特殊的貨幣市場工具（Money Market Instrument），稱為外匯基金票據。

假若你從法律觀點上解讀，外匯基金票據算是債券的一種，甚至可以當成一張借據或欠單。從聯繫匯率機制的角度來看，外匯基金票據的作用是當需要減少銀行體系結餘的時候，銀行便會去認購這張由金管局發行的外匯基金票據。

外匯基金票據的特點是流動性很高，金管局永遠有足夠財力贖回這些票據。它存在的意義，就是將銀行體系結餘維持在相對穩定的狀態。

當處於加息週期，如果金管局沒有跟着美國息口做調節，有機會令聯繫匯率遠離原定的衡量指標。所以，當美聯儲收緊銀根，香港通常需要跟着做，而印發外匯基金票據，就是其中一種做法。

外匯基金票據的另一種實際用途，是作為銀行「貼現窗」的抵押品。

銀行有時會因為短期資金流動周轉問題，需要用到金管局的「貼現窗」機制。「貼現窗」首先需要銀行抵押金管局認可的抵押品，然後金管局才會隔夜借錢給銀行。而金管局其中一種認可的抵押品，就是外匯基金票據。

因此，從法律及會計角度來看，外匯基金票據的確是債券。但套用至香港實務情況，外匯基金票據作為一隻「很容易

便能贖回的欠單」，它顯然不是一個切切實實的負債。

不過，外媒通常不太理會這類實務情況，它們眼中，票據就是債，然後將它當作政府負債去看待。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美國不停印債，然後全世界一起買美債，一起承擔美國的債務風險。然而，在香港不是這個玩法。金管局發債，更似是一種市場調節工具。

債券不是債，香港人一早有這種覺悟體會。譬如 iBond，會計上來說它的確是債券，但從實務方面，甚至從香港市民眼中，沒人會覺得 iBond 是個債券。因為大家成功認購 iBond 後，超過九成認購者都會馬上沽出套現——這變相成為政府向中產階層派錢的另類手法。

銀債如是，港府印銀債，而非因現金流出現問題而進行集資，它反而是間接讓長者定期收息，維持良好養老生活的社會福利工具。

「誠哥走資」 在今天是個假象

分析股票，要學懂修正固定的思維和觀念。

以前，大眾講到李嘉誠及長實系時，很愛說他「走資」，賣走香港業務套現，擴張海外市場。這些印象，主要是建基於李嘉誠曾先後售出中環中心、收購英國多個公用項目等新聞。儘管公眾及媒體不停渲染這類「誠哥走資」相關新聞，但長實一直都否認他們正在「走資」。而這類既有印象，近期慢慢出現質變。

長實作為全球性綜合企業，業務分佈全球，因應環球變化而調節 portfolio 的 exposure，正常不過，而這亦是他們一直以來的官方說法。姑勿論你是否相信這套官方說法，但如果當下你還在認為誠哥是在「走資」，似乎你的觀念停留在很多年前，解讀不上最近長實一連串的行動背後的意義。

誠哥現在不但沒有走資，還正在密密地將資金轉回來香港，把外國資產脫手，成為了近期投地的主力。

另外，現在大家都在笑香港樓價在跌，啟德屯門新盤、

旺角洗衣街商業地、安達臣道地價創新低等等。沒錯，地價在跌，但大家有沒有留意到，誰在買這些地？就是誠哥。

這屬於半杯水的哲學。一方面，地價創新低，你可以說是誠哥看淡樓價——這不能說是錯誤；但另一方面，誠哥不停入手買地，也是鐵一般的事實。如果長實覺得香港前景真的沒希望，100% 絕望，那麼他們肯定連標書也不會入。在經濟學角度去講，金額越大的投資決定，通常都偏向理性均值，不論是大型電訊頻譜拍賣，還是其他公共資源拍賣，都是這樣。長實的操作很機械性，機械地計算他們心目中的土地價值，然後機械性入標。如果中標就當作補增早年已經脫手光光的土地儲備，中不了就作罷。

我們很難去揣測大機構的單一行為，很難從單一決定去判斷到底他們是否長遠睇好樓價。我們只能夠肯定，現在的地價在他們心目中很抵，他們不介意增加一些土地儲備來曬太陽。

近年因為內房連環爆煲，債台高築，很多人會潛意識擔憂

2008年以數據 預視次按危機， 現在還可能嗎？

本港四大地產商當刻的負債比率，會否出現連鎖效應。客觀來說，目前四大地產商的負債比率都沒有很大問題。只不過，論及最健康度，長實可以說是首屈一指，亦因如此，他們可以慷慨地運用現有的子彈出擊投地。

總結一下我想說的道理——一些根深蒂固的既定印象，有時候可能是錯的，事實會隨着時間改變。

如果你現在還說「誠哥走資」，肯定不符現實。就算之前我跟陶傑先生聊天時，他也不相信這回事。但我拿出數據出來比對，現在最活躍投地的地產商，正是長實。雖然它的投價低，但這無阻印證它重新活躍於香港土地市場的事實。

電影《The Big Shot》基金經理原型 Michael Burry，成名一戰是 2008 年金融海嘯前夕預視了次按危機，然後逆向操作，跟銀行對賭，成功打爆莊家，贏了大錢。

這個故事其實有很多 implications。但今次我想特別講其中一個——如何從現象中 draw implication。

當初 Michael Burry 有先見之明，分析了很多房債有關的數據，發現有些數字不太對路，很不真實，too good to be true。然後他就制定了一連串對賭策略，最後贏了銀行，一戰成名。

Michael Burry 取得勝利的關鍵，是選取了合適有用的數據指標進行分析，並以這些有用數據去解釋真象。

這個技能，其實每個學科都會接觸得到。譬如讀歷史科，要懂得選取合適史料；讀社會科學，也要懂得解讀社會現象，了解背後的脈絡；讀哲學的話，你會思考一件事的背後概念和本質。

至於投資的層面，你同樣要選取有用數據。首先，你要懂得分辨領先指標 (leading indicator) 和滯後指標 (lagging indicator)。這項技能的訓練除了要靠技巧，也要自己在生活中培訓，從眾多零散點裡面梳理一些具體的脈絡和關係。

不過，大家需要了解，零散數據通常都會是滯後的，因為它們只是回憶起眾多已發生了的事情，所以你要從中推測未來事件發展軌跡，是需要膽大心細地去思考。這種思考模式經常在社會科學研究過程中出現，因為社會就是一堆零散的數據，梳理群體間的關係，成為了社會科學院中的傳統技能訓練。這比起商學院的訓練，往往來得更加準確。解讀清楚這些數據，自然便制定一套有效貼地的策略。

十多年前，市場主流喜愛捕捉指標，尋找投資機會。但近年這類數據分析開始慢慢被不同類型的投資技巧和想法壟斷了。譬如橋水基金的 Ray Dalio，他主張回歸基本，分析就像一位歷史學家，很喜歡從歷史事件當中了解未來世界動向。

歷史雖然是較少引用數據的學科，但現在慢慢也多用了。近年歷史學着重了「反向事實推導法」這類思考工具，將這個工具放去投資角度，也很有用。譬如，同一塊土地，不是正常方式買賣，而是採用反向另一種財技處理，會是怎樣釋放更大的價值呢？又譬如，某家族不是找 A 公子繼承家產，而是找 B 公子繼承家產，會產出甚麼不同的效果呢？這都是可以透過類似的思想實驗，推導不同投資可能的 methodology。

我們是完美錯過 樓市週期的一代人

施永青在 2023 年中發表了一個很武斷的言論，他說「牛市不會再重臨」，這番話引起了不少人關注。市場中人視它為一種特別的解讀。畢竟，施生的業務與樓市高度相關，連這位傳統樓市大好友都這樣說，似乎樓市真的應被睇淡。

我自己觀察樓市，也有類似感覺。

首先，明日大嶼和北部都會區，雙管齊下，未來香港將會有大量土地供應被釋放出來。另一方面，現屆政府執行政策上比想像中強硬，甚至可以隨便推翻十多年前已計劃好的發展規劃，例如啟德。啟德本身有很全面的規劃路徑，但今屆政府一上場，立刻改變了整個啟德發展區的規劃方向，弄得買了啟德樓的人，個個都失去了預算，無所適從。

更不用說粉嶺高球場的土地爭議。粉嶺高球場本來有很多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但由於現屆政府執行意志相當強，相信它最後會無視這些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很大機會完全收回粉嶺高球場土地，以改善土地供應及完備房屋政策。在可見的短期內，

高息環境將會持續。雖說如此，但利息不會永遠地加下去，減息舉動總會出現，問題只是何時出現而已。

寫到這裡，難免有種感性油然而生。我們這一代人，真真正正與樓市週期完美錯過了。

譬如我，2014 年大學畢業，沒有成長於一個很有錢的家庭，畢業後也要靠自己工作賺錢生活，但尚算萬幸，我兩年內已能掙到首期。只是當時我覺得若然將這筆首期用來置業，即是放棄了很多未來錢滾錢的機會。於是我沒有選擇置業，而是決定將這筆錢用作投資，在股市上錢滾錢，後來更自己創業，購置藝術收藏等。雖然我現在沒有樓，但我活得痛快，活得很有意義。

再觀乎與我同輩的人，我這一屆畢業的同學，要買到樓，除了需要父母的幫助外，也要自己努力掙錢捱個五、六年，才能成功上車，這已算「叻仔」了。更加普遍的是，儲個十年錢，最後也買不到樓。

從 2014 年到 2020 年間，國際及本地社會形勢出現了

傾生意要識八卦

翻天覆地的改變，身邊很多同齡朋友已有移民的準備，這些想移居海外的朋友，首先一定不會想買香港樓，除非一些早婚的同學，否則絕大多數人基本上與樓市升跌週期完美錯過。我這一輩人，搵到首期的時候，剛好就是樓市高點，移民潮開始醞釀的起點。因此，樓價升跌對於我輩壓力，遠不及 80 後那麼大。

樓市一向是週期最長的資產。不同於股票，股票市場可以在幾個月內變天，根據我自己的 event-driven approach 理論，幾個月內股票可炒作以倍計。可是，樓市升跌週期，動輒高達十多年。

現在樓市價格幾乎跌到我約剛畢業時的水平。如果我真的按一般工作梯隊買樓上車，這筆錢應該輸了大半，還要負擔很大的供樓壓力，到最後我的狀況還及不上我剛剛畢業時黃毛小子的狀態。

十年一覺揚州夢，我都畢業九年了，再看看我們這一輩的處境，難免不勝唏噓。

話說某天，一位在風險投資公司（即「VC」）裡面工作的投資家登門拜訪我其中一位創業家朋友，朋友不知所措，想找我做特約顧問一同列席。我看看時間，撞了複診見醫生，只好拒絕。事實上，我也不覺得現在和機構投資者見面能有甚麼商機。

不過，我也交低一句：「他對你的生意應該冇興趣，但會想八卦了解行情，要小心點，不要透露太多商業秘密。」

朋友做的生意相對傳統，非常穩定，每年持續有盈利增長。只是現在 VC、PE（即私募基金公司）或家族辦公室比較喜歡追逐概念，至少都要吹一吹 Web 3.0。穩定增長的生意不夠爆發力。見面也是浪費大家時間。

果然，不出所料。

一直都是 VC 大佬和我朋友聯絡，臨見面前一天，大佬說臨時有事，派了一個小弟和他會面，應驗了我的推測，最後見面亦不見得有任何有效的交流，只能算是簡單認識而已。

現在環球政治氣候都不太適合投資，不論是房地產、股票、加密貨幣等，機構投資者、專業投資者和一般投資者都共同遭殃。

判斷投資氣氛是否暢旺，首先要看利率，只要利率較低，就會有投資者願意承擔風險。比方說，長和老臣子其中一位公子自立門戶，走去日本做房地產基金，本身也是看準人家利率低、匯率低，希望趁低吸納等待商機。

早幾年全球大放水，利率太低，股市樓市加密貨幣一同暢旺。站在機構投資者角度，他們能夠從銀行以相對低的 cost of capital 融資，然後再投資高增長項目賺取回報。

隨着利率慢慢升高，就算你買樓，回報也及不上把錢放在銀行做定期，更不用說買美國債券穩定收息，有比較自然有傷害。

雖然投資者不會在這個氣候出手，但為了保持市場觸覺，他們依然會繼續收風，了解更多市場動向。

那位 VC 大佬也是帶着同樣的覺悟和我朋友見面，由始至終，他都並非打算投資我朋友的生意，只是想八卦多點行情。正如我亦會周圍拜訪不同的朋友，到處向經紀問價，以便市場氣氛一回復，我便能夠盡快搶佔股票和物業市場的先機。

玩 Poker 是金融人的 共同語言

早前人在台灣，約了很多朋友吃飯 catch up。其中一位是好朋友 Stephen。

他是 HKPPA (Hong Kong Poker Players' Association) 的創辦人，這個 Poker 協會落戶台灣已有許多年，過去已舉辦了不少撲克競技活動。現在他們有 30 張檯，但未來很快會增至 150 張，計劃邀請更多世界各地的撲克高手，互相競技。

在香港打 Poker，仍有不少限制。但在台灣，他們已通過一些法例，打 Poker 和電競一樣，已變成一項受歡迎的競技項目。Poker 是一項有趣的競技遊戲，不少人生道理及重大投資決定，我也是透過玩 Poker 而領悟回來的。十年前我日間賭股票，晚上過大海賭撲克，現在牌技生疏，連簡單的數學都忘記了。

Poker 世界裡有個名詞叫作「table image」，Poker 選手往往會有一種個別獨特的 table image —— 他可以是一位謹慎的選手，也可以是一位很喜歡恫嚇對手的選手。在現實世界中，你也會有個 table image，那就是網絡常說的「人設」，即

人物設定。

我的長期人設，就是迷戀香港第一女政客的怪人。最近，我還設定多了一個「渣男」的新人設。人設適用於每一個人。哲學家的人設，可能是「智者」；銀行家的人設，可能是「附庸風雅懶有品味的人」。

除了「table image」，也想略講「Kelly's Formula」，這公式的含義對投資者和撲克選手頗有啟發性。面對着不同 odd，你要計算自己要打幾大 size 的 pot。投資亦是一樣，要計算成功的機率。不過，投資不是一個純數學遊戲，當中存在極多變數。「Kelly's Formula」長遠來說是會贏錢，但必須要先經歷相當波動的狀態。例如要先經歷輸七成的低谷，然後才會獲得贏回三成的結局。關鍵是，當輸到七成，人性就會顯露出來，極度懷疑自己是否做錯決定，質疑自己的 formula，從而令到自己等不到反彈，贏回三成的結局。

人生就是這樣。有些東西沉淪了，它可能僅是美好黎明

我的第一單藝術投資 竟來自一位富豪軍師

出現前的黑暗長夜。如果你成功捱過了那漫長黑夜，守得住，那麼，你就贏了。

做股票出身的人有種古怪心理，金錢觀念比一般人寬鬆，錢賺得快去得也快，來得冤枉，去也去得冤枉。一搵到大錢，手持現金輪通脹，倒不如找點東西買。

大概錢是在賭場投機贏來，花出去也較豪爽，我先給家人買了一些物業，讓兩老持磚頭，收點租。然後花了一點去投資一些初創企業，也花了一點去買加密貨幣，最後甚至乎有些奇異想法，開始學習購入藝術品。藝術品市場沒有萎縮得很厲害，我只有一些模糊印象，是有些作品會流拍，但依然有不少明星藝術家的作品金額創新高，行情很難說。

不論投資初創、加密貨幣或藝術品，對我來說都是嶄新的領域，我不懂，只是一路慢慢試着學習一下。

我的藝術品收藏大多數沒有拍賣參考，都以本地藝術家為主。買的時候也很衝動，覺得喜歡，就會買下來。唯獨有一 lot，是真的以投機為目的購入。

有一次和一位富豪軍師食飯，同場也有兩位知名美女

「東方糖王」郭鶴年 留給我們的成功之道

藝人，無厘頭大家都談起藝術品。富豪軍師輕描淡寫提到香港某一位也有經營藝術的富太，買了某位英國藝術家許多作品。我網上一查，這位闊太的富豪圈子也有以此藝術家的創作為收藏目標，而且更幫過他作公開展覽。

我就好像一些聽貼士買入股票的傻豬散戶一樣，居然花了點功夫在世界各地搜羅了這位藝術家的作品，一口氣買下數張。這些作品還未運回來，價值已在知名拍賣行的名單內升了四成。

正如我所說，冤枉來冤枉去，我連作品都未見到，投機亂買贏了四成，心裡也有點沾沾自喜。我當然知道，資產一日未套現，價值也不算被釋放，但是望着加密貨幣、港股美股不時急跌，自己手上有一些資產居然一個月內升值四成，已經算很了不起吧。有錢人做莊家炒起藝術品，我這些傻豬散戶也僅是搭個順風車而已，和我投資股票一樣，果然投資之道都是「一理通馬國明」。

李嘉誠曾在退休大會內說過自己不打算出自傳，因他只想說實話，無奈講實話又怕傷害朋友，故此只好擱置了這個計劃。相反，同樣也是一級華商的郭鶴年卻寫了本《郭鶴年傳》，當中有很多政局睇法、從商故事等，不過，讀者朋友可能討厭政治，更未必都是創業家，所以比較適合大多數朋友的，還是要數他炒作食糖的心法。

香港一般市民都不是商品玩家，身邊炒金的人比較多，炒食品、炒糖並不常見，所以關鍵不在於知道食糖這個市場如何運作，而是希望藉着了解他炒糖的方法，側面領略一點道理，以套用到其他投資品上。

一開始，郭鶴年不是純做糖相關的投資和生意，而是糖、大米跟麵粉並行。他曾提及過一個概念——這三類商品都是必需品，但若論「必需程度」去計，糖不及大米和麵粉重要，尤其是他經歷過戰爭，所以他對於政府管制食物價格的操作特別敏感，他覺得糖可以炒作的波幅相對大，不會好像大米，一炒

太多就會被政府出手控制價格，所以就花較多時間去炒糖。選中相對少機會被政治干預的投資品，是郭氏其中一個投資智慧。

1963年是郭鶴年的黃金歲月，也是這一年他開始瘋狂交易，之前的日子，他每年飛倫敦、紐約，就是為了從旁了解外國人如何交易。1964年，倫敦報紙叫他做「東方糖王」。

他跟食糖交易員的關係非常特別，例如1963年他炒糖贏開巷，但幾個相熟交易商輸大錢，他竟然分了部份利潤給他們，甚至有人走數，他居然願意硬食，幫人接貨補底。首先，分利潤的方法不明，其次，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為甚麼要幫交易商補底，嘿嘿，郭氏沒有說，他書中的講法是「本着郭氏家族寬宏大量之心」，你信不信？

他暗示自己有「收風」，自言會跟經紀喝酒、食飯、交朋友。不過，他成為糖王，跟交易商打好關係是必要的嘛，因為經紀之間的溝通不佳，所以他善用到資訊優勢。

現在香港人炒股票，有多少人會跟股票經紀、專業投資者打關係？看似不多，因為如今大家都網上落盤嘛。

而關於炒糖，另外還有段故。郭鶴年在七十年代仗義幫中國買糖一事，一直為人津津樂道。1973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原糖，需要低價採購30萬噸原糖。郭鶴年當時雖然已是世界頂尖的糖商，但也沒有30萬噸原糖可賣。郭鶴年知道中國急需原糖一事如消息公開，會讓糖價上漲20%到25%。精通期貨市場的他，就採用了買現貨的同時，也買一些期貨，在行情出去以後賣出套利。

為了避免刺激國際市場砂糖價格的上漲，郭鶴年和負責此項工作的人員立即秘密地奔赴英國。到達倫敦之後，他們先在倫敦砂糖交易所，以平均每噸82英鎊的價錢購買期貨26萬噸，之後，砂糖期貨的價格不斷上漲，又向巴西、澳大利亞、倫敦、泰國、多米尼加、阿根廷等國家以平均每噸89英鎊購買現貨41萬噸。

之後，消息不脛而走，市場傳言中國購入大量砂糖，紐約、倫敦砂糖市場又大幅度漲價。然後，澳洲、巴西先後證實中國向他們購糖，又刺激市場價格進一步上漲，漲至每噸 105 英鎊。此時，郭鶴年購買砂糖現貨的任務已經完成，就陸續拋出之前買入的期貨，4 天後，他不但成功用低價為中國解決了 30 萬噸食糖的缺口，還通過期貨市場為中國賺到了 500 萬美元，並按照國家的吩咐把這筆巨款存入到指定的戶頭。作為「亞洲糖王」的郭鶴年，整樁買賣卻沒從中賺取一分錢。若干年後，有媒體採訪他，他回答：「如果我的公司也加入其中，肯定可以掙錢。但我不能那麼做。因為這樣就是對中國的不忠。」

另有一點幾有趣，他說「從不看，也不相信圖表」，他覺得這是「事後孔明」，不能預測未來，只是「交易員引誘炮灰」的方式。反而，他會聽交易員的意見，遇上直覺夠強的交易員，他會跟風買入，這有點像散戶聽財演推介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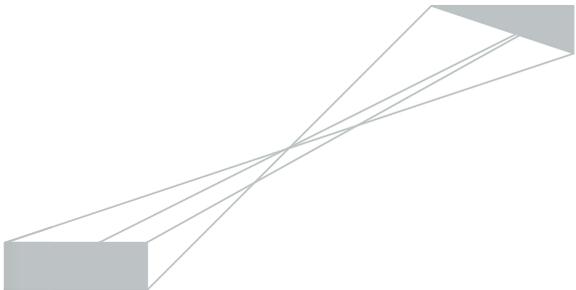
閒家做得多，最後當然要做大莊家，他幫中國分批買糖、用幾個戶口吸納後炒作，幫中國解了食糖缺乏之困。這個故事，也就是他一直踏上糖王之路的核心，相信不用我多重複了。

Chapter 3

日常觀察



商業界的危與機



青年人要置業，還是創業？

這一個問題歷久常新，但要答得好並不容易，如果你答得不好，分分鐘是全城討論焦點。好像 GoGoVan 就是一例，獲中資物流公司「58 速運」睇中後便大談買樓哲學，買樓和創業又成為魚與熊掌之間的討論。

根據媒體的形容，GoGoVan 的創辦人頗不屑，其中包括以下講法：「我做大事㗎嘛！」、「唔好再講買樓，係講創業，如果當初我為咗買樓今日就有 GoGoVan」等。香港太多相信買樓置富的人，此類講法很衝擊他們的致富信仰。《禮記·大學》原文有一句：「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當然禮記不是膚淺地講買樓買地發達，而是有上文下理，但解古文有時好像解籤，大家都是主觀式直譯，然後再主觀奉成信仰。

更何況創業失敗率極高，創業家以自身成功去推掉另一個二元對立面，很難贏得大眾掌聲。雖然，我是頗同意這個講法，但決不會選擇以豪氣、霸氣的方式宣之於口。我常常在寫文時

引以為戒的，是辛棄疾在最著名《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中寫道：「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就是說如果大丈夫只知道求田問舍，而不知救國救民，劉備會看你不起。這是講人生的志氣和理想，當然現在香港人無甚麼救國救民的情操，但把情操換上對人生目標的追求，其實同樣合用。

調轉的，樂隊 Raidas 成員黃耀光在訪問中曾提及了一句「別為層樓打一世工」，出奇地，反應又幾正面。或者這樣說吧，當我們理解「創業」這個字眼時，視野會否有點狹窄？

創業不一定是指「做生意」，創業都可以是「創一番事業」，例如喜歡音樂、唱歌和表演，然後無限發揮自己的興趣。那麼人生活得無憾，有否一層樓在手又有何所謂？我這樣說，是因為我很羨慕那些有夢想的人，說來慚愧，我並沒有，早已經忘記了小時候在《我的志願》作文中寫了甚麼。我只有一些想做的事和因時際會想達到的理想，談不上是夢想。故此每當看到仍然堅持的人，我都深深佩服，認為他們非常厲害。

每個人都有他的人生哲學，沒有誰比誰更高尚，也沒有誰對誰錯。幾年前內地中二生有篇文章瘋傳，我很喜歡有一句：「願你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

面試趣談

在 Start-up 公司的見工環節，一般面試問題都比較輕鬆，甚至很多時由老闆親自落場，然後毫無準備下做面試官。

現在很多 Start-up 為了谷生意，都會搞手機版、網頁版、做社交網絡、出 apps 之類。老闆很常問：「可唔可以批評一下 UI/UX 出了咩問題？」這一問，有巧妙的設計。

應徵的人由於是第一日去公司，只知公司大概，不知內情，所以沒有「身在局中」的包袱，反而「旁觀者清」。由陌生人以 user 角度給予公司意見，可能會有新 insight，找到不足之處。這對公司來說是一個免費顧問意見，而且很大機會是有用的 idea。

另一方面，也可以測試到面試者是否醒目，因為這類問題都是沒有辦法預先準備得太周全，所以能考到對方即時的觀察力與反應。更重要的，是能看出應徵者的性格，知道他到底是勇於批評，還是含蓄婉轉；沒有說哪種人較好、哪種不好，這純粹看你聘請的 post 需要哪種性格的人，又跟團隊是否夾得來。

順便說一下。當年讀書時，我見過幾間投行的工作，都有一種感悟，就是他們需要的人選是——超級讀書精英，未必是真正最叻的人。首先，「不醒人事部」要看你的學歷——外國名牌大學加分，香港三大加分，神科加分。然後，你要做一大堆 AP test，測試你推理能力、語文能力之類。每次做砌圖型的題目我都十分開心，但做閱讀理解呢，我就頭痛了。最瘋狂是在畢業前，真的有班朋友為了晉身大行，去找 source 找 past paper 來操練，就像考試一樣！

過五關六將後，就是面試，正規的自我介紹當然有，至於網上流傳的面試題目，我見識過，我真的見識過。例如，試過某大行曾問我：「你估下呢間房可以放幾多隻馬騮？」，又例如「如果你係支筆，跌咗落個攪拌機，你會點做？」

已經記不清當時我怎樣回答了，但都是比較大路的推論，最後我都沒有被提出這兩條問題的大行取錄，不知是我回答得不好還是甚麼緣故，也許，都是緣份吧。

做生意不要老是想着救世主

好朋友正面對兩難之困境，問我意見。他經營一門生意，正在走下坡，開支越來越大，希望把生意撥亂反正。同時，他人生走進另一階段，對前景意興闌珊，也想賣盤。這正正犯了管理階層的大忌，就是太優柔寡斷，不知道自己想怎樣。想賣盤和營運生意本來就是對立的。

雖然如此，但朋友出事不能不幫。我的意見很簡單：「要 cut cost，要炒人。」

「哎呀，阿水你不明白，減省成本是營運方面的問題。你是金融財務背景，應該給我金融財務的意見。」這是好朋友的反應。

我的顧問服務是收費的，暫時有幾間公司客，所以不應該講多，且點到即止、減少爭拗是維持友誼的重要關鍵。朱元璋能夠打敗張士誠陳友諒得天下，也是倚賴儒生朱升的九個字——「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雖然我的意見只有六個字，但是言簡意賅，直達核心。

營運和財務是息息相關的。當生意走下坡時，沒有金主會立刻出手，他們只會先按兵不動地觀察。比起高價收購正在走下坡的生意，他們反而會等你血流不止，捱不住的時候，才跳出來跟你談條件，甚至擔當白武士的角色，空手入白刃。

這也是大自然的叢林法則，獵食者追捕健康的獵物是很浪費生物能源，反而守株待兔，等待受傷的獵物倒下，有時也符合達爾文原則。

身邊想把生意賣盤的朋友多的是，他們大前提也是先做好成本控制，然後食住等。找金主買家都要講時機，你永遠不知道時機何時才到，所以你只能夠好好控制成本，讓潛在金主買家覺得你有基礎實力，才不至於被別人壓價。

沒錯我是金融人，但我不是點石成金的生神仙。生意淡薄，經濟差，好好活下去才是正道。

帶你上遊艇的通常是老千

在新加坡，重遇了昔日一起跑 deal 的朋友。這位朋友，早於四年前已經到了新加坡發展，現在，可以說是進入了收成期。他在新加坡建立了深厚人脈，連香港四大家族辦公室的人，都要找他幫忙搭橋鋪路。

那時，這朋友說要給我介紹一位商人。

我們相約在 Marina Bay Sands 小聚，見面才知道，原來對方是一位內地出生的商人，現在已經移居新加坡，原因就不多說了。居高臨下，這位商人指着腳下那幢建築物，說着這座甚麼甚麼大樓是誰誰誰付錢建的，吹噓自己認識那些乜總物總。嘩嘩嘩，說到好像整個新加坡都是中國人的。當然了，他同一時間也在吹噓他認識那個陳總、這個黃總方總，總之就說得自己上通天下達地——如果你不投資他公司，你就肯定蝕大本了。

在商業情況下，這種吹噓，十分常見。尤其是以前我接觸過的內地人，他們很喜歡透過這種交流方式，結識不同界別的人。不過可能我太久沒到內地了，所以一下子不太習慣這種交際

模式。

香港其實也有這種情況。有時候，有些有錢人會帶你上遊艇，你很容易便會覺得飄飄然，彷彿接近上流社會圈子了。而根據我的經驗，帶你上遊艇的有錢人，通常都是一名老千。遊艇，只是用作搭雞棚的裝備。

經常勸說我的生意夥伴、朋友，行為反映階級，階級反映思考格局。如果覺得自己上了豪華遊艇、私人飛機，就成為了上等人，很容易便自己困死自己，真正的上等人，更加會看你不起。真正的上等人並不會覺得搭乘頭等機艙、上遊艇是件值得打卡的事，因為這不過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我們這些凡人可能會被這些物質生活嚇倒，覺得新奇又刺激，但儘管如此，還是必須按捺下來。

如何在較低的階級品位有出色成就、表現自己？首先，你不要被遊艇這類「上等人」的裝備嚇怕；第二，你不要讓人捉摸到自己想法。例如，表現出一些簡單高大上的東西原來便可以讓

拒絕借錢的說話藝術

你留下深刻印象，這樣很容易讓人覺得你也「不外如是」，只要好一點的物質便容易把你捆綁着。

劉邦定天下後，大殺異姓王功臣，為甚麼蕭何能夠不死？他就是懂得這些階級觀念遊戲。在劉邦治下，他馬上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貪錢、貪慕虛榮的小人，結果引來民怨。劉邦覺得他只看緊錢，不會和自己爭權，所以留着不殺。我上面說的道理，和蕭何不死的原因，是同一個銅板的前後兩面。

我通常都會打「underdog strategy」，將自己貶到最低。如果你真的有意找我投資，不用身光頸靚，也不用指着樓下那幢大樓，說它是屬於你的哪位哪位朋友。若想跟我談生意，一套 T-shirt 牛仔褲，直入重點吧。我見過坐擁幾百億的有錢人，也看過窮到賒借度日的政治人，大家都不過是穿這樣，這副德性。

自從我在社交媒體上公開了一位香港名人到處問人借錢詐騙的事件後，不同的債主紛紛現身，甚至設立交流群組，傾談如何能令債仔早日還錢。這個小風波，基本上整個華人圈子都知道，不單止在香港引起討論，甚至已移居世界各地的香港人也知悉，台灣媒體亦為此作詳細報道，原來其借貸網絡早已延至台灣。

自從引爆了這場風波，我自以為大把入自始會對我避之則吉。明明已經發生這個不愉快的經歷，怎會想到依然有很多人問我借錢？不，是更多人前來問我！基於這個痛苦的經歷，我當然一一拒絕所有請求，但我也明白現在的經濟實在太差，不少公司資金捉襟見肘，甚至負債疊疊。向我請求借錢的朋友，基本上一星期一個，他們想借的金額以數十萬起跳，對我來說也是壓力。

對於接二連三的前來叩問，面對得多，現在我的處理也變得簡單直接——新債當然免問，我對舊債也很寬容，你還不到

我不逼你，但當我搵你，你一定要「應機」，否則我當你「托水龍」捲款。至於那位身敗名裂的事主，就是因為長期消失，我才公開出來。回想起來，別人欠我的街數都近三球，我無能力再借出新債了。

應對問我借錢的人，是一門藝術。首先，我會建議考慮稅務貸款，如果你有穩定收入的話，借錢不難，香港的稅務貸款十分成熟。二來利率比一般私人貸款低。去到手頭較緊拙，走投無路時，才再考慮較高利息的私人貸款。人情債最難計，你不還錢我吹你唔脹，但財仔還算很均真，不計人情。追數離不開文攻武鬥，財仔有完善的追數「fundamentals」，我沒有這些比較優勢。在香港，要動用關係請三教九流的江湖朋友幫手，少說也要跌五、六位數。債仔欠我的，可能也是六位數而已，折騰一輪還要額外付錢追數，經濟學上並不划算。香港的司法制度是頗保護債仔，債仔被入稟，如果有理由不出現，又可以延期幾個月，還未計訟費、行政費。想到此處，倒不如一開始就不借錢，

免得煩心。

如果問我借錢的人沒有工作，那我也會按能力嘗試幫忙介紹一下吧。在香港，做 YouTuber 也是一門技能，我見到不少 YouTuber 日日報新聞，都可以搵錢。也有一些 sell 古怪人設的 YouTuber，自爆月入幾萬。我有一位 YouTuber 朋友叫「白兵」，爭議性頗大，但近年轉型做保健 KOL，和營養學杆上了，日進斗金，正是山不轉路轉的好例子。只要有大學學歷，做補習餓不死，我大學炒股的本金也是這樣累積。即使做 Deliveroo 或 Uber，也是可以在香港生存。這些年我都沒甚麼 deal，大約一年一兩單吧，顧問工作不順利，也是主力靠消耗自己老底、炒炒股、玩玩網維生，馬死要落地，我也快要找補習名師林溢欣自薦教經濟學了。

現在市道差，最好有個錢傍身，應對生活可能出現的黑天鵝事件。自從大學畢業要自己過活後，我便有這種危機意識，誰料竟真的開口中，這幾年沒來由的錢好像倒水般倒掉，但尤幸

如何說再見

交到租、開到飯；也感恩早年買了一些物業給家人收租，雖然估值跌了，但起碼有現金流，當作家用。

見過鬼怕黑，我怕借錢後，大家反目成仇，因財失義，互相攻擊，始終多個朋友好過多個敵人，還真不想因為借錢而失去一個朋友。《人性的弱點》的作者卡內基曾表示：「人的所有的煩惱都來自於人際關係。」經歷過是次借錢糾紛後，我更加能感受這句話的真諦。朋友之間談借錢傷感情，財務自由也是重要的自由，但大部份都太看輕經濟實力的重要性。破產也不是想像中那麼可怕，我身邊都有一些點頭之交，破產後人也活得很好，那是因為破產都是一種財技呢。

話說葉劉想招募年輕人進入團隊，於是曾拍了條宣傳片。不少媒體引用這條片裡面葉劉的說話，說她「不歡迎利用我做跑道入政府」。葉劉的「跑道論」始於「起機論」，這可能是她心目中的一個信念——過去有許多人真的借她賺取了人脈資源，擦靚 CV，然後就轉跑道跳出來發展，隨後升官加薪。這情況其實在每個行業都會發生，曾經栽培過的人，現在自立門戶，回想過去，總會有這種感覺。

葉劉的說法很巧妙，她不是不歡迎年輕人有加入政府的想法，她自知新民黨能給出的薪水，肯定不及政府，因此，她只能「推銷」一個希望，告訴年輕人——現在你在我這兒打工，學好基本功，然後才能出來闖。她的工作團隊是一個少林寺，而天下武功出少林。

但做開老闆都知道，老闆也不想有能力的年輕人在公司幹一年就走，不停請人，重新教導，大大浪費時間，行政成本倍增。因此，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矛盾。葉劉一方面不想有能力的年輕

人幹一兩年就走；一方面又深知，如果她不用這個 point 做推銷，不會有年輕人願意加入她團隊。在辨證角度，矛盾對立總會有統一的一刻。在我而言，我認為可以做些方法消弭這個矛盾。譬如，你可能答應葉劉團隊——打三年工，到最後一定要和平分手。能否妥善處理舊東家的關係，界定了行走江湖的格局高低。

過往專欄芳鄰、好友馮晞乾寫了一篇文章，特別提到施俊輝這個人。在政圈裡面，施俊輝與葉劉的關係一直耐人尋味。施俊輝年輕時當然得到過葉劉的栽培，但後來關係變得有點不明，施俊輝隨後也跳了入政府，升官至現在的教育局副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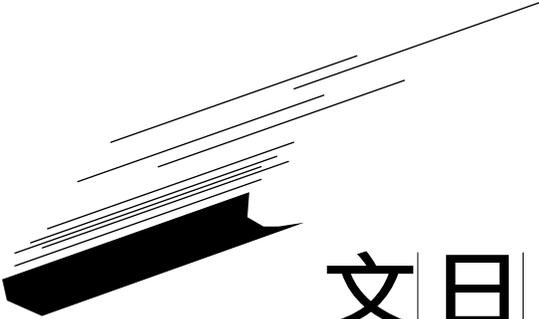
以我自己的經驗和想法，作為一個年輕人，要跟老前輩割席，不是不行，但一定要想清楚規劃。第一，最好是跟舊東家愉快地結束；第二，如果你要反面，要想清楚自己有多大實力與他們反面；第三，如果你真的決定反面，完全消除關係，那麼你應考慮不再進入同一個行業裡面。所以，如果你最後也決定要

在同一個圈子內行走，最好還是好來好去，和平分手。

葉劉提到黨內優才流失，很多人走了去做政助。但我猜基於前車之鑑，那些人大多會跟她好來好去。讀經濟學和做生意的我，慣了從利益計算出發，如果得罪一個圈子猛人，到最後只是為了二三十萬的月薪，似乎不划算。你要犧牲一段關係，至少要換取對應的利益。

根據我自己處理與老前輩分手的經驗，往往都是處理得一團糟。我的比較像是江湖經驗，多於適用於機構的行政經驗。但有趣的是，我跟機構老闆通常很友好。譬如我初出道時做過的歐資行，現在我跟那位老闆還是很 friend 的。為甚麼能由一團糟而終能和解呢？

按照江湖經驗，我跟一個前輩分手，即使過程不太愉快，但通常後來都會幫他挨幾刀，頂一些麻煩，當作補償；又或者他以後罵我，我不還口，那麼也當作還恩了；亦有些例子是對方欠我錢，我不用他還，這樣，雙方的恩怨亦隨之一筆勾銷。



日常觀察 文化·藝術的緣與份

像我曾試過跟一位老闆「分手」，他欠我 8 萬元，幾年沒還。之後我跟他說：「那 8 萬元不用還了，我們好來好去分手吧。」然後，他立刻在銀包內拿出 10 萬元還給我。當然，這 10 萬是純粹為了買回面子而已。但由我講那句話開始，他便已經知道，我心底是希望跟他和平解決的。最後能否「好來好去」，當然也是看緣份。只是在江湖倫理上，我已算做足了。當合作關係結束後，你欠人的，始終要還。就好像施俊輝，欠了葉劉的，遲早也是要還。其他受過其恩惠的，同樣都要，別以為跑得掉。至於要怎麼還恩，就要看你的行業，與看伯樂的性格脾氣了，有時候可能定期飲茶灌水，隨傳隨到，已經是報恩的一種。

如何在一段關係結束時，妥善處理好，免得日後存有芥蒂，這種如何說再見的學問，實在絕不簡單，大概會是我一生都在學習的課題吧，共勉之。

收藏是與文化人 結緣的過程

疫情期間，英雄被困疫區，我沒有劃地為牢，放棄和國際社會、西方世界的聯繫。好像我這些普羅大眾，最容易接觸到西方世界的方法，就是多去一些外國活動，善用社交媒體。工作上，我在 2022 年參與了一個企劃，促成了《華爾街日報》和本地財經科技平台「Fortune Insight」的合作；藝術收藏方面，則透過 Instagram，我認識了不少烏克蘭的藝術圈朋友。

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初期，我開始把注意力放在烏克蘭藝術品上。藝術和社會是有所連結，息息相關，藝術家面對鉅變，創作和思想上多少會回應當刻現狀，因此我透過 cold pitch 的方式，在 IG 交了一些朋友。也多得 IG 藍剔認證，他們不會懷疑我是鬼 account。

Anyway，因為這樣的緣故，我收藏了幾位烏克蘭藝術家的作品。

其中有一位故事非常值得講。當初我跟她聯絡的時候，她正在畫一張烏克蘭士兵的人像畫。我睇完覺得十分感動，馬上

我在藝術界看到的 金融圈影子

就買，當作對他們的支持。當然我多次強調她的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作品就算爛掉都沒所謂。後來，她因為避開戰禍去了華沙，再輾轉到了紐約，我倆一直保持聯絡。

她沒有放棄創作，繼續用藝術實踐自己愛國的心，同一個系列的作品由其他國際知名收藏家收藏了，有好幾張在威尼斯雙年展中展出，亦有一張在 Art Basel 露面，當然還有一些會掛在歐洲議會和博物館。

最近我在其社交媒體得知，她透過網上視像的方式結婚了。雖然她和丈夫相隔兩地，但海枯石爛，滄海桑田，愛沒有邊界。原來當初她畫的烏克蘭士兵，就是她丈夫，而她丈夫，正在烏克蘭手持步槍對抗敵人。

透過尋覓烏克蘭作品，我也認識了一些香港藝術界的朋友，例如 Double Q Gallery 的 Queenie 和 Nick。他們也代理很多歐洲中亞優秀的藝術家，香港朋友應該多多支持。所以，收藏真是一個與人結緣的過程。

作為一位本地六七線藝術收藏家，要了解藝術圈的實際運作，就要花很多時間逛畫廊，廣結同好；遇上不懂的事，勇於發問；當然也常上 IG，瀏覽藝術媒體，留意圈中最新動態。

當這些事變成習慣，我對藝術生態系統慢慢建立起一些初步觀念和看法。而這些觀念和看法，對我內心來說，卻是相當矛盾。

藝術是價值和美學的追求，故我有時會用文化哲學角度去審視它；可是另一方面，基於商人出身，我亦經常慣性地以暗黑經濟金融邏輯，看待藝術市場的炒賣。這種矛盾，正是我學習藝術時所碰到的內心掙扎。

更矛盾的是，我甚至慢慢發現，以經濟金融角度去看待藝術圈，會較容易梳理圈中的網絡關係。

金融世界有 Buy-side 和 Sell-side，前者指風險創投、私募基金、家族辦公室等投資者；後者則是指證券行、投行等中介人。藝術圈也有類似關係——藝術基金會等就是 Buy-side

(比較有名的有驕陽基金會、K11 Art Foundation)；畫廊、拍賣行這些，就是 Sell-side。

近年在金融圈，Buy-side 和 Sell-side 已變得密不可分，我自己就是例子。我同一時間涉獵 Buy-side 和 Sell-side——既有投資初創、買賣股票，同時也管理着上市公司，幫項目物色新投資者。

藝術圈似乎也漸漸出現這種界線模糊的現象。

例如，作為 Buy-side 的藝術基金會，近年越來越投入策展，在展覽期間向其他藝術家轉賣旗下收藏，有時還會以慈善為名做融資，再從中拆帳。

我自己對這些做法不是太抗拒。畢竟在商業世界行走多年，早已習慣這種模式。「中間人」收取佣金是正常不過，關鍵在於，這些藝術基金會收取佣金後是否能夠給出相對應的服務，又或者佣金水平是否偏高等等。這些問題，往往很容易演變為爭拗，成為圈內是非的開端。

如果是商業形式，我反而覺得爭拗不會那麼大，因為一買一賣，交易雙方都是平等關係。只是現在很多展覽，背後都會有撐香港人、做善事等巧立名目，當這些漂亮的口號沾上了金錢的銅臭，動機就不是那麼單純，爭拗由此起。

我在以前金融圈見得多了。當一位大金主出現，自然惹來周圍眾多銀行家、deal-maker 爭相奉承。最近香港出現了一位台灣收藏家，在香港台灣兩地非常有名，他專業是做地下經濟，但很捨得花錢收藏，所以成為了各個畫廊、中間人爭相呷醋的目標。為了得到這位新進收藏家的垂青，來自不同國家的藝術圈中人互相攻擊、指罵，大講是非。看到這些現象，就令我回想起以前在金融圈見到的每一幕。

對這些是非，我通常保持一段友善的距離。我作為斜槓，打滾過金融圈、商業圈、媒體圈等不同圈子，已經累積了不少敵人。藝術收藏是我興趣，如果我連藝術圈也無故樹立了敵人，這樣做人就真的太辛苦了！

買畫可識到 百億身家富豪？

我刻意避免在藝術圈「搵食」。至今為止，我沒賣出過一張收藏。過往有人找我一起做策展，我也不想做，因為我不想給人一種「我想搵食」的印象，避免圈內人覺得我是競爭對手，從而作出不太友善的舉動。專心做收藏家，到處買畫，那即是客人，相對來說，較難得罪人。一旦你參與了市場競爭，那得罪人的機會自然高得多了。

寫到這裡，快要擱筆，順帶一提。基於以上現象，香港有太多基金會想參與藝術市場，不少本地藝術家作品叫價提高了不少。另一方面由於匯率差異，美元港元變得強勢，我現時在內地買畫，反而感覺上便宜了！

如果真的有心想認識一點特別界別的人，投資藝術可能是其中一個渠道。首先，認識藝術對自己也有十分正面的影響，簡單而言，都離不開一些老生常談——藝術能夠陶冶性情、提高自身美學修養，把個人氣質昇華，至少你不會再言之無物，對談間能表現出自己的內涵，與人打開話匣子時也不會再變得乏味。

有錢人也喜歡藝術，但當然投資藝術的除了有錢人、一些具影響力的人，潮人也是其中之一；我也透過這個渠道認識到一些潮流界的朋友，老實說，他們都很 nice，和他們做朋友能更快一步掌握社會的流行文化，變相又打進了另一個圈子。

說一個小故事。上年年尾，我和十優港姐麥明詩都出席了一個藝術組織的慈善拍賣會，我為她別出心裁的 Deep V 泳衣打扮拍的一張側拍照，竟在社交媒體及娛樂版瘋傳了幾天。照片外，有很多故事也不為別人所知。港姐除了衣着上有備而來，也真的捐錢參與拍賣做善事，她當日競投的作品我也有份給予意見，畫家是在香港藝術界頗有地位的 William Lim。

林夕的歌詞字畫

他最近在 Art Basel 的其中一件作品，便叫價 \$1,600,000。麥明詩競投他的作品一來做了好事，二來認識了一位有意思的朋友，三來也是一件大家會口耳相傳的美事。

說起來，類似的套路我也做過。我也曾經花費六位數字買了一幅跟一位富豪頗有關係的作品；這位富豪是我所敬重的，而該幅作品的題材，我也喜歡，就這樣來個一石二鳥。後來富豪身邊，也是些一舉手百多億身家的朋友四處打探是誰買了那幅作品，我當然直認不諱，並也藉此和該富豪建立了一個頗為疏遠的關係，不敢說是朋友，甚或乎有甚麼商業合作，就只是一些節日裡，我們有一兩句簡單的問候，他也有時候會寄送禮物給我而已。

沒甚麼刻意不刻意，只是大家也是大家生命中的一個過客，有時候際遇就是這樣。說到這裡，結論就是，如果想認識人真是需要動動腦筋，而且嘛，我記得張愛玲曾經說過：「出名要趁早！」

討論區上有網友開 post 討論才子陶傑的寫生畫作，當時陶傑的畫作在蘇富比拍賣價是 \$38,000 多。我把討論區的連結 WhatsApp 給陶傑，順便很狗腿地恭喜他蘇富比拍賣成功。他回覆我說，最新的成交價是 6 萬多，看得出他應該很滿意今次的成交。

除了陶傑之外，林夕的作品也在同一個拍賣，最後拍了 8 萬多。我和林夕會透過社交媒體文字交流，卻未曾有私交，不像陶傑般會約出來見面。才子習慣了我白目的說話方式，但我不敢對夕爺造次。夕爺說會寫一張《有心人》給我，我很期待，不敢得罪他。

林夕的作品以水墨、書法為主。好像《傳說》，他以宋徽宗瘦金體的形式將歌詞寫出來。《難唸的經》和《給自己的情書》，也是書法類。有一些作品，是歌詞配上畫，會把一些意境帶出來，例如《約定》、《再見二丁目》、《人間》、《弱水三千》等。

林夕的作品曾經兩次出現在 Bonhams 拍賣行，價格很波動。整體來說，第一次拍賣成績比較好，尤其是張國榮的《追》，拍賣成交價 20 多萬，這是非常不錯的成交價錢。

我覺得有幾個原因，第一，這是林夕首次的藝術品拍賣，當然有頭威，而且大家不知道他未來會「供應」幾多，我就省下那些基礎經濟學供應需求的理論推演吧。後來第二次拍賣，市場開始感覺林夕會增加供應，供應預期改變了，價錢也跟着調整。當然，今年環球經濟不算好，內地應該有部份拍賣常客資金鏈出現問題，雖然個別作家上新高，但是亦有不少流拍，正是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

我在 Bonhams 有 account，不時都會參與拍賣，最近林夕在 Bonhams 的拍賣，我也有參與。第一幅林夕的藝術拍賣作品是《難唸的經》，差一點以拍賣行底價估算一萬蚊成交。我當時大吃一驚。

林夕嗎？！怎麼可能一萬蚊？我馬上跟拍賣行 broker 落

單，當時拍賣官已經落錘，錘聲已敲響，但我的 broker 舉手在先，真的可以用千鈞一髮和迅雷不及掩耳來形容當刻的驚險。我流了一身冷汗，後來我跟這個無形的對手互相競價，最後以 \$22,000 成交。所以，現在林夕在拍賣行最便宜的作品，就是落在我手上了。林夕的作品在蘇富比以 8 萬多成交，變相我的畫作一星期內升值了 4 倍，當然，我知道這只是反映未 realise 的賬面價值。

後來細心想想，林夕幾次拍賣都被拍賣行當成書法家和水墨畫家，我覺得這樣對他不公平。拍賣行未必能夠了解林夕在香港流行文化的價值，亦未必了解他是多少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也許在某些地域的人眼中，他是卡拉 OK MV 中的佚名，但在香港人眼中，他不是 nobody。

蘇富比上次拍賣王家衛《花樣年華》的 NFT，最尾成交 400 多萬港紙。我覺得林夕是應該有類似的分類處理，因為他盛載的文化價值，不只是一個普通書法家所能比擬。王家衛是

與保錕遊荷李活道

電影教父，林夕何嘗不是香港流行音樂的教父？

香港流行文化近年重新興起，林夕是香港流行文化的符號。我愛他，愛他的藝術品，更愛他寫下的每一句歌詞。他，就是代表了香港。我不知道香港未來會變成甚麼樣子，但作為一個腐敗資本主義下產生的金融人，只能用最銅臭的金錢，守護香港的共同回憶。說回這次蘇富比的拍賣，我沒有成功買到陶傑和林夕的畫作，反而有一幅呂壽琨，看了很喜歡，很有禪的感覺，忍不住出手了。還好用相對便宜的價錢買到心頭好，也是有斬獲了。

某晚凌晨三點，我和 Error 的保錕電話閒聊吹水。

他問起我近期有甚麼搞作，我很隨意便回答最近喜歡逛畫廊與展覽，收藏藝術品。他居然興致盎然，我不敢怠慢，然後安排了同遊中環荷李活道一間相熟畫廊，找專業的人士為我們作導賞。

本來我也邀請了麥明詩和盧覓雪一同前往，無奈她們有工作在身，我們只好成團麻甩佬。

麻甩佬們第一站是看趙無極的作品。畫廊是由法國前總理父子二人創辦，他們父子在香港千億富豪圈子甚具名氣，跟知名拍賣行關係也不錯。

趙無極曾經在法國留學，因利成便，這畫廊跟趙無極基金會合作，多次展出他的作品，包括一些拍賣行也看不到的珍藏，例如他晚年的 triptych，除了有緣人割愛之外，怕且只能打劫才能得到此珍藏（犯法事情絕不鼓勵啊！），那可是有錢也買不到的無價之寶。

我評趙無極只怕貽笑大方，雖然我厚顏無恥，但也不敢造次。大家有興趣自己上網找相關資料吧。

同行朋友對一張早年的繪本很有興趣，因為某位國際知名人物收藏了另一張同期同系列的作品，果然，虛榮感本是人性。我自己則買了一張版畫，本來有一張水彩畫我甚感興趣，膽粗粗問一問價錢，還是……知恥近乎勇。今年市道不好，股市也不佳，如果下半年股市突然向好，到時才再考慮吧。

我們第二站是去 Karin Weber Gallery，收藏講緣份，他們很多代辦的藝術家，都是我很喜歡的。我的收藏以香港為主，唯獨有一位東南亞藝術家我大量入手，既喜歡他的作品，更喜歡他的風骨。Karin Weber Gallery 跟這位藝術家合作多年，所以我慢慢也變成了這畫廊的常客。

我最喜歡的山水畫家徐沛之老師，當日剛好在 Karin Weber Gallery 有一個很有趣的展覽，以周星馳著名電影《唐伯虎點秋香》為題，展出的作品包括書法對聯「田家剷泥齊

種樹，汝家池塘多鯪魚。魚肥果熟嫵撚飯，你老母兮親下廚」、百鳥朝鳳圖、石榴寫真圖等。他其中一張作品「雄鷹展翅氣吞天下圖」被我一位好朋友買了，明明是我向他介紹徐老師的作品，結果我遲疑半刻鐘，就被他買了，果然收藏看緣份。

徐老師和金融圈也有一點緣份，之前 Morgan Stanley 有一系列地鐵書法廣告，就是找徐老師揮毫。Fintech 公司 Fortune Insight 也有請徐老師題字，成了當時的地鐵廣告。

我情有獨鍾徐老師的作品，保錕則比較喜歡周俊輝老師的畫作。周老師最近其中一幅作品重現張家輝在杜琪峰電影《黑社會》吞匙羹一幕。保錕視張家輝為偶像，愛屋及烏。

大概是因 NFT 曾經風靡一時，不少藝人都因而走多半步跨界，由 NFT，再進軍藝術領域，甚至乎雙線並行。

好像亞洲天王周杰倫等等遠的不說，以我所知，香港小姐麥明詩也有收藏本地概念藝術家麥影彤二和 Eugene Lun 的作品。多得 IG 才發現，馮盈盈也有把江玉儀的作品作收藏。

寓藝術收藏於自我探索

至於林夕，除了是香港填詞泰斗之外，亦是水墨藝術家。

我自己也是很幼嫩的收藏家，唯有不停讀書做功課，不停看展覽，不停向人請教，不恥下問。最重要是，拉多些人落水，一起研究，互相切磋。這就好像以前考公開試時，一班同學朋友交換補習名師筆記和 past papers，同窗互助，一同進步。

這兩年，我多了藝術收藏的興趣。大概這是金融人的原罪，很多朋友覺得我參與藝術收藏是為了藝術投資。老實說，直到今天，我沒有賣出過一張作品，都是只買不賣。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沒有炒賣過。

也坦白說，如果我的藏品價值穩步上升，我還是會沾沾自喜，證明我眼光獨到嘛。

在我初期膚淺的收藏歷程，最困擾的問題，是我不知道自己喜歡甚麼。這很玄妙，我大概知道那些藝術品當炒，但是我卻不知道自己喜歡甚麼類型的藝術品。

說來這跟我人生經歷也有一點關係，我沒有很大的物質慾望，冇車冇樓冇錶冇名牌。我在樸實的香港中文大學山頭待了四年，一出來工作「無啦啦」就嚐到金錢的甜頭，很短時間便養活得起自己，反而失去了搵錢最基本的原動力——貪。常人貪車、貪名牌，所以努力工作，我卻不是這回事，我炒股當打機，享受「看得準」的快感。

「輕狂」二字

我曾請教舊同事 Matt Chung。他是文化藝術潮人，近年營運 Gallery Ascend，其中 Moonassi 系列我很喜歡，可愛系的 Kang Jun Seok，應該吸引到不少女生。了解自己喜好是一個自我探索過程，只能多看作品多收藏，慢慢跟自己的內心對話。

我不太喜歡潮流玩物，比較喜歡印象派的作品，風景畫也是我所好，超現實主義我都 OK。我的收藏以本地為主，但也有緬甸和烏克蘭的，當中包含一些社會訊息。人有許多面向，不同的面向構成了我不同的收藏取向，也反映出不同的我。

我心中有一個畫廊清單，大家 follow 我 IG 不時會看到我 post 一些印象深刻的藝術展覽。我依然相信，香港的藝術發展大有可為，一點也不輸蝕。

澤哥（杜汶澤）曾談及「輕狂」兩字，令我有不少反思。

在我的藝術收藏中，有一幅來自陳育強教授的油畫書法，寫的就是「輕狂」二字。這是好朋友葉朗程送給我的生日禮物，購自畫廊 Contemporary by Angela Li。我很喜歡，但禮物太貴重，所以我反送給他一張蛙王作品。

有時我會納悶，葉生送我這兩個字，是不是對我調侃？我的輕狂，只能算是社交媒體精神打 XX 的層面。若論輕狂和出類拔萃，同代人中不論林作、鍾培生或游學修，都比我更加匹配。他們出色、出位，很自然就輕狂起來了。

陳教授的藝術創作圍繞漢字拆解，油畫是他近年一個新的嘗試。「輕狂」這兩個字，他把筆劃拆成不同的部份，然後重新組合，每一次欣賞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例如，「輕」字左手邊「車」部首，他畫成井然有序的 gridlines。輕狂的本質是失序，但「輕」這個卻包含了井然有序的部份，帶有違和美。

買畫的癮

也許在演化的角度，年少輕狂本來就是一種原生動物性的衝動，就好像年輕人會表現自己來求偶一樣，是基因留下的烙印，改不了的。

既然輕狂是一個必然的過程，讓它有秩序地發洩出來，未必就是錯。如果年輕的時候太謙虛，過度壓抑自己生物性的衝動，說不定老了，就會變成愛說當年，喋喋不休的討厭廢老。與其這樣，還不如做一個輕狂的少年，好像比較好一點。

話說回來，小弟和團隊有一個輕鬆經營的 IG —— apipeline.hk，裡面有一些我自己的藝術收藏、藝術 residency 和 sponsorship、專欄、訪問和自己逛畫廊和博物館的紀錄。陳教授這張畫也有在這個 IG 內分享過。

對我來說這很好玩，兼容自己興趣所經營的東西，沒一點商業成份。你們不必刻意 follow，除非你很得閒也很有興趣吧。

偶然沉思自省，回顧看看「渾水」這個人還真是有趣。基本上香港報紙不同版面我都上過了，曝光率最高當然要數財經版，畢竟我是金融人、財經作家。副刊、國際、港聞和娛樂也曾有我的份兒，算是過足了癮。

這兩年人低調了，少了在傳統版面曝光，只是圍爐在自己的社交媒體打嘴炮。不過我怎也沒有想到，居然被外國藝術媒體《Artnet》訪問了，大概是好奇我這個金融怪人，何以會走上收藏藝術的道路。

香港收藏家多的是，甚麼人都有，無可否認長者為多數，專業人士也佔一部份。我既不專業，也不算大年紀，算是奇葩。

我這輩也有不少富二代收藏家，他們比較喜歡追捧外國藝術家，又或者炒味濃的藝術作品。我反其道而行，收藏八成以上都是香港本地作品，其他作品多帶有政治符號，如曾提及過的烏克蘭和緬甸藝術家等。這樣說好像有點貶低自己人，但也是公認的現實，香港作品很好，但沒有炒味。能夠上拍賣行

的當代藝術家，交投活躍的，十隻手指數得完。剛好這些作品，我一張都無。去別人辦公室和家中，看他書架買甚麼書，大概可以觀其人，察其行。道理一樣，看收藏家收藏甚麼藝術，一樣反映其氣質與品性。

別人收藏，可能為了鑑賞，提升品味和個人氣質，即使銅臭銀行家，都識得胡謔幾個大名附庸風雅。不知不覺，我收藏品超過 200 張，但沒有感覺自己氣質提升了，反而觀看世情的角度更加敏銳。始終自己付上真金白銀購買，很自然，就會有衝動學習更加多相關知識，瘋狂吸收資訊。

大概我是斜槓族，對於遊走不同圈子、參與不同圈子，觀察不同圈子都有一點經驗，藝術圈算是一個非常有趣又多元化的圈子。至少，比娛樂圈、金融圈、公共知識份子圈、文人圈、政治圈和媒體圈都更為有趣。

搞學術的人有一堆，非常商業的人有一堆，即使收藏家、gallerist 也是五花八門。在 2023 年 3 月藝術週，拍賣行佳士

得邀請我前往一位居於山頂獨立屋的收藏家大宅內共晉晚餐，他是做金融的外國人，但藝術收藏的 range 卻非常意想不到。

收藏毫無疑問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我和麥明詩因此混熟了一點，大家會交流彼此收藏和想法。我們至少共同收藏了三位藝術家，其中一位我們同樣喜愛的是 Fatina Kong，既然她的 IG 也有 post 了出來，那麼我多口說一句應該無礙。美女生日的時候，我送了她一張 Eugene Lun；到我生日的時候，作家葉朗程送了我一張 Kurt Chan。

陶傑在 Mirror 高峰時期，發表了「虛火論」，爭議甚大，但他指出了文化認同這個重點。香港人追星，追捧流行文化，是為了找精神出口，希望透過文娛活動建構文化共同體。這點我否認不了，因為我就是人辦，着了道兒，只是人家花幾百萬應援課金支援 Mirror，我就把這筆錢用來支援香港藝術家而已。

搞這些東西會上癮，最近我不自量力做了一個小藝術空間，

安排了三位藝術家在我公司自由創作，當然不收別人租金，但透過觀察他們創作過程，自己也有許多得着。

雖然初心如此，但這條路走來並不容易，經濟不佳，收藏速率要輕微放緩，也許是一個好的時間讓我好好沉澱，再細心欣賞自己收藏過的作品。

說好香港故事

一年多前左右，我去了新加坡第一屆舉辦的「Art SG」，是東南亞有史以來最大的藝術博覽會。

見識別人如何辦藝術活動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見見一些因疫情而多年無見的老朋友。

儘管封關，但疫情期間我亦在新加坡部份知名畫廊購入了些東南亞藝術品。認識我的朋友都知，我 80% 以上的收藏皆屬本地作品，剩餘的都是一些抗爭藝術，包括烏克蘭和緬甸。緬甸藝術家我不怕惹來麻煩，因為「M+」都有收，如果我出事，那邏輯上，陳智思有份煽動我。

因為幫襯過，好客的畫廊負責人搞了一個 Collector Dinner，我列席參與。感覺上，收藏東南亞藝術品的人都比較圍內，整間餐廳的座上客都以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人為主，50 人入面我是唯一的一位香港人，結果每個人都拉着我問香港的藝術搞成怎麼樣，大家都對 M+ 與 Para Site 等藝術空間充滿好奇。

另類的博物館學

如果你問我香港金融搞得怎麼樣，我談個二十四小時都不夠，但問我香港藝術搞成點？我只能唯唯諾諾，雖然 M+ 並不是我最喜歡的博物館頭十位，但我還是勉強努力地說好香港故事。

這班新加坡收藏家朋友已經約好三月會來香港走一轉，雖然我不算特別喜歡 M+，但 M+ 總算有一些 symbolic meaning，吸引到一些外國人願意過來望望。

我也有些輕微觀察，除了喜歡比較新加坡和香港的金融外，新加坡和香港的藝術也經常被用來作比較。

這幾年，突然感覺香港成為了文化之都。無數畫廊辦了新的展覽，光是黃竹坑，已經要花幾天時間去看。我那些藝術界朋友亦面露倦容，有點疲態，M+ 和 Philips 的 party 是有無數外國人客，氣氛比上年更加 vibrant。IG art memes Jerry Gogosian 也調侃香港多了很多人。

香港和新加坡，似乎各有各好吧。

以前去旅行，總覺得逛博物館、美術館很遜。要了解當地，必須要把自己想像成當地居民，穿梭巷弄，發掘小店——年輕的我是這樣想。但年紀大了，體會不同了，居然愛上了逛博物館。

疫情漸退，香港在有限度對外開放後，我復飛日子接近 100 天，去過大大小小的博物館都有約 40 間，如果算上畫廊，我估接近 100 間。

讀歷史的朋友都很喜歡《想像的共同體》這本書。共同體的構建，除了有賴書本文字媒介和資本主義的傳播外，共同的精神價值建構也是必要的。博物館就是建構共同體知識、歷史、文明和美學的載體。現在的我既享受穿梭巷弄的小確幸感覺，也會讚嘆博物館呈現出浩如煙海的精神文明。

不同博物館，有不同精神面貌的呈現。巴黎的龐比度博物館，可以見證現代過渡至當代的歷史品味轉變。法國作為當中的一个主要參與者，置身在洪流之中，走過的一步一腳印，能夠在一個下午濃縮成為精華，不是很值得令人驚嘆嗎？

佛羅倫斯的烏菲茲美術館展示了意大利文藝復興最精彩的一面，本身由皇宮壟斷的美學品味，慢慢過渡成今天公眾知識和品味的公共場域，是美學品味和知識普及化外延的活字典。

身為讀社會科學和經濟學的人，見到有趣的人文現象，總是忍不住要問問題。博物館有公營，也有私營的，為甚麼外國的博物館總是比香港多和成熟？

傳統的答案是百物騰貴、地價高和文化沙漠。

這些我都不完全反對，但感覺上，這三個原因都很容易在世界不同城市找到反例。

我嘗試提出一些假說，當作參考。第一，是歷史因素，很多優秀的博物館都是皇宮或貴族府邸演變而成。皇宮是皇權的象徵，現代化國家很多完成了由皇權走向共和的歷史發展。皇宮作為帝國崩壞的符號，最後發展成向公眾開放的博物館，把盛載民族歷史記憶的珍藏公諸於世，品味和民權一同開放，迎合

了歷史路徑。

第二點，比較現實，是稅制的不同。現代化國家通常收取比較高的稅率，另一方面，為了鼓勵財閥中產做善事，慈善活動一般有很大的扣稅優惠。經營博物館對外傳播藝術知識，也是很好的扣稅操作。

在世界各地，你很容易見到大財團大財閥建構自己的博物館系統和藝術收藏體系；但在香港，生態是有點不同的，香港熱愛藝術的有錢人很多，但會把這些收藏弄成一個博物館，很少。我們的稅制比較簡單。

很多喜歡經營藝術的有錢人，多是地主，與其設一個空間做博物館，倒不如在自己經營的酒店、商場和地產項目安置一個藝術空間，這樣對於提升整體項目的估值和品味大有幫助，相對比較划算。

香港沒有其他已發展經濟體那麼成熟的博物館生態，但並不代表博物館的社會功能沒有好好發揮出來，只是內化成為

我實際上愛寫字，多於數字

私人企業的一部份。我們沒有很多厲害的博物館，但私營畫廊、經營藝術空間和藝術拍賣行的文化還是比較成熟。可能你會覺得銅臭，但資本主義就是這樣。

香港知名上流名媛 Queenie Law 在歐洲有自己的博物館，在香港則有自己的畫廊。她經營藝術的模式，很值得研究。

社會現象不一定有 100% 準確的答案，現實世界變量太多，我們不能像自然科學一樣控制絕大部份環境因素，做對照實驗。驗證一個社會現象有困難重重，理論是需要經過反覆驗證，然後慢慢修正。閒來無事，思考社會現象的脈絡，當成腦筋訓練也不錯。

「未來這幾年，你應該寫多點字，這樣對你事業很有幫助。」相士朋友說。

「我已經很多產，全天候 output 了。我有在《Yahoo》、《Esquire》專欄寫財經，又有在雜誌《藝文青》專欄寫自己的藝術收藏，尚有 Patreon 和 FI Prime 等訂閱自媒體，還未計我平時在社交媒體胡說八道。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我長得那麼帥，不靠樣靠字，是不是有點埋沒人才？我娘親以前可是美人胚子，而我成功遺傳了的她優良基因……」

「你先閉嘴，總之繼續寫就對了。而且，你的姻緣也差不多快要出現，是強勢姐姐來的。」

「這算甚麼算命？我喜歡姐姐，似乎是全港七百萬人都知道的真理。」

曾幾何時，我自覺不是一個篤信命理的人，是科學實證的信徒，老早會讀 Karl Popper 和 Thomas Kuhn，連台灣陳瑞麟教授的科學哲學系列也看遍。只是，投資和做生意還是

需要點運氣成份，每次遇到黑天鵝或者突發性不如意事件，總是天性地求諸神佛。慢慢的，會挑風水屋，每年會睇流年。

這位相士朋友也算準，是好友馮晞乾同門。上次他叫我搬屋，剛簽約，股票就贏了過百萬。到正式入住時，則贏了過千萬。他提示過我要急流勇退，我不聽，結果獲利回吐了。今年，我生活遇上幾個大麻煩，本來可以牽連甚廣，結果都消於無形。我有一位朋友，是地產商二代公子的左臂右膀，也是找他算命的。

他說我未來十年會比這十年更加厲害，既然他勸我要多寫點文字，那就順着辦吧。

筆耕是苦役，任我寫得多厲害，也贏不過網上的大波長腿妹。話雖如此，我還是很珍惜和懷緬以前報紙睇過那些很有質感的專欄。很喜歡區樂文醫生的簡單有趣小品，是我小學在廁所出恭時的指定讀物，但盛載他文字的載體已經消失，他好像也跟着消失了。也喜歡《人在中環》CK的專欄文字，我們是神交的朋友，曾幫過他新書寫序言，但他好像有自己的煩惱，神

隱了，比葉朗程更難捉摸。他是商人，但性格卻很不商人，文字總是摻着兩套價值觀的衝突，也是因為這種衝突，才耐看。現在很有質感的副刊生活專欄好像被時代淘汰了，可惜。

「痛快閒記」是我筆耕 Project 的行動代號，也是我給自己的副刊專欄功課。台灣的蔡康永是我很喜歡的作家，他有本書叫《痛快日記》，名字是向他借來的，充份發揮了我的中二病本色。叫閒記也是因為我不想嘮嘮叨叨講大道理，當你戒不了喋喋不休，滿口「從前」，愛說教，那就代表你老了。

大概是社會科學和人民學科的訓練，我總是對生活一些稀奇古怪現象充滿好奇，有很多人生問題我也是想不通，讀者也經常問我一些人生難題，我同樣滿頭問號。說不定這是一個起點，慢慢用文字梳理一些複雜問題，或者，會有答案。

睇書首先要識揀好書

我的其中一個重要身份，就是作家。寫作為我帶來不少認識文人前輩的機會。幾年前，日寫數千字，小事一樁。現在雖然產量少了，但當年積累的讀者群，至今仍然很活躍。

有很多讀者問我，怎樣揀一本好書？尤其想學投資，哪本投資書較好？

我通常打趣回應：「我覺得大部份財經書都冇用，如果要睇，那就睇我寫的財經書吧。」

財經日新月異，變化太大。今天有用的書，說不定明天就沒用了。每次見到讀者問我該看甚麼書的時候，我都大感頭痛。說起上來也有一點倒自己米，我覺得自己最早期的著作也有四成內容已經過時了，所以我只能夠持續不停去寫，與時並進。

以前我寫炒股相關的著作，寫財技，很少人寫到好像我那麼精密，連一些莊家背景，如何勾劃莊家網絡的技巧和數人家手花的原理都公佈出來。事過境遷，現在莊家都死了一大半，我這套技巧，也不那麼合時，所以逼着我也要與時並進。雖然

技巧會過時，但心法不會，但心法實在太虛無飄渺，講領悟和頓悟，並非那麼多讀者能去到這個層次。

財經書普遍來說甚難找到佳作，實戰自學反而比較有效率。

紅透兩岸三地的李開復在書中也提供了一些意見。其中一個重要的參考是——我們應該避免讀成功學的書。

成功學的書看完之後會如沐春風，但通常內容空洞，多看無益，對內在涵養和知識增長亦無甚裨益。除了成功學之外，銷售或心靈雞湯裡的書本我都避免，因為這些都是心靈毒藥。

真正讀完會對內在修養、商業決策有所增益的書，反而是歷史、經濟學和哲學等。讀歷史可以借古鑒今，對今時今日審時度勢很有用，今天我們面對的國際關係，以前世界已經經歷過一次甚或無數次。經濟學的思考邏輯亦都有助你分析不同現象背後的原理，讀過後，對於一些人民金錢活動，你將會有一個完全嶄新的角度。用哲學角度去看事物，往往會有一些新奇的看法，很難完全解釋，只能心領神會。如果要看書，多看這類

文豪們的寫日記習慣

書總不會有錯。

若要學好財經，反而首先要學好經濟。只要經濟學一讀通，很多事情自然能看得通，其他東西都可以慢慢疊加累積上去。至少，你看財經新聞不會再覺得太吃力吧！

李怡前輩在晚年的時候，每日一篇，為香港思想史著書立說，無論怎樣也好，都是很珍貴的精神資源和歷史紀錄。

曾經 sit in 鄭會欣教授的課堂，他曾經掙扎過是否寫日記。一方面他覺得自己不是甚麼大人物，寫日記出版有點中二病和大頭症；但另一方面他從事歷史研究，筆記是很重要的文本檔案。為後世留一點文字記錄，算是他作為學者的執着吧。

唐德剛是口述歷史專家。他記敘的人物對於歷史的描述，跟現實有很大出入，一來被訪問的人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偏向隱惡揚善；二來人是一個很複雜，而且經常改變想法的有機體，回想同一件事，今天的觀點和當日的想法一定有落差，零碎的記憶片段也會被遺忘，結果往往跟史實有點對不上。與其別人代筆，倒不如自己來。

因為讀過碩士的關係，我由頭到尾重新看了一遍赫德的日記，頗有得着。也許他是外交人員的關係，寫筆記也算是對宗主國的一種有用檔案，也是給後人的 SOP。

看他的日記，還原了很多清朝末年的歷史片段，例如李鴻章殺降，戈登將軍氣到要找他尋仇，赫德就從中幫忙協調。某某外交人員想入境清國，他也負責幫手安排，處理文件等。當然，也有很多私生活的部份，例如他學習中文的逸事。

本來想逼自己寫一點日記，但撞正工作改變，情緒又出現。

當初的堅持變得和稀泥，有的沒的。每次想逼自己多寫一點字的時候，反而不自覺去了睇書，結果字沒有寫很多，書卻看了不少，算是有得有失。

張學良也有寫日記，反正他長年被軟禁，閒得很。他 50 多歲的時候，寫自己和太太 Edith 的性愛，寫得隱晦，輕輕帶過，但看他尷尬的文字，不期然覺得好笑。蔣介石的筆記也是重要的歷史檔案，近年逐步開放，有時我在想，好像行軍打仗、面對西安事變這些重要歷史事件，到底是自己親手動筆？還是由旁人代勞？

汪精衛是教科書和法統定義下的頭號漢奸，也有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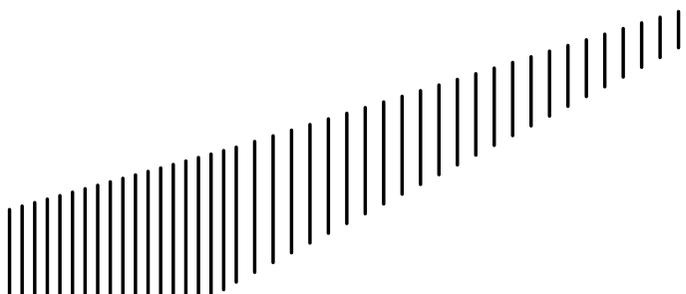
文字記錄，他的後人亦想為他翻案，但內容浩如煙海，未及細看。

人未死，難蓋棺定論。洗米華身陷牢獄，無數人對他落井下石，帶有江湖義氣的澤哥杜汶澤公開答謝他的知遇恩情，鄭立也感激他為香港電影作出的貢獻。人是立體多面的，在私領域，他對杜汶澤很好。在公領域，他為電影的付出能否蓋過在賭博犯罪的惡，很難說。但若能留下一點文字記錄，讓後人論斷，也許能消滅分歧，或者更立體呈現自己。

Chapter 5

日常觀察

媒體 · 娛樂的愛與恨



Newsletter可能是 自媒體生態演變的新模式

最近，我對一個新興的媒介傳訊方法特別有興趣，就是 Newsletter（電子報）。主要是我看到了一些台灣創業網站，它提到歐美有些自媒體越來越常使用 Newsletter，跟讀者緊密互動。例如，美國就有一間只有一人營運、摘要科技新聞的電子報媒體 TLDR，只靠廣告銷售，一年便創造了近 500 萬美元的收入。

Newsletter 的主要內容，就是將一些長篇新聞改寫為短篇及易於閱讀的新聞摘要。如果讀者讀過新聞摘要後，想深入了解新聞詳情，可以點擊摘要旁附帶的新聞超連結，前往原新聞網站繼續閱讀長篇版本或相關文章。Newsletter 也可以有一部分「編輯精選」（Editor's Picks），由資深編輯親自揀選合適自家讀者的內容，大大鞏固了讀者群的用戶黏性。

由於這類 Newsletter 命中很多現代讀者「時間不夠用」的痛點，於是便一舉吸引了不少追隨者。而且 Newsletter 操作結構簡單，一鍵即可訂閱，對大多數網絡原住民來說，便成為了

日常必備的重要新聞來源。

不過，於我感覺而言，華人世界的自媒體暫時還好好像不太懂得利用 Newsletter 的特性去留住讀者。過往很多大機構慣常使用「批量電郵」(mass mail) 來連結公眾用戶，導致我們對這類型電郵理所當然覺得是「垃圾郵件」，本能性地自動忽視這類電郵。

不過，如果寄件者是讀者信得過的人，例如是自己長期追蹤的 KOL、自媒體，讀者就會格外關注由這些「信得過的寄件者」所寄出的電郵。如果 KOL、自媒體利用這個心態，積極利用 Newsletter 去連結讀者，肯定大有可為。

加上現今像 Facebook、Instagram 之類的主流社交媒體，過份依賴自家演算法。作為內容產出者，要時刻 engage 到絕大部分讀者，便要「懂得」玩演算法，利用嘩眾取寵的方式來吸引讀者眼球、刷流量。但是，遭犧牲掉的，卻是產出內容的質素與深度營養。如果自媒體懂得善用 Newsletter，就可以為

自己的讀者群，提供更具系統性的新聞資訊和時事分析。

現在有很多時事 KOL 在讀新聞，分析時事，也吸納到很大班讀者群。主要因為過去幾年的特殊政治事件，這些時事 KOL 可以從中得到了很多課金讀者，賺一大筆錢。然而只要用心一想，時事 KOL 讀新聞的方式，不就是跟 Newsletter 異曲同工嗎？它們同樣是滿足大眾讀者接收新聞的需要。

我自己在網絡上也勉強稱得上略有名氣。可是，我又不想做一些只讀新聞的時事 KOL，因為我覺得自己的 marginal productivity 應該要拿來做更有意義的事情。因此，我的團隊同事現在正善用盛行的 AI 科技，通過我自家《渾水實用商業檔案》YouTube 頻道，向讀者發放類近於 Newsletter 形式的人工智能新聞摘要。而這些新聞摘要的一手來源，便是來自與我很親密的合作夥伴《華爾街日報》及《日經新聞》。

這種做法，便是我透過考究 Newsletter 的操作模式而變異出來，效果殊途同歸。

流量密碼可殺人

還記得砌 Nel Nel 財困生豬肉的肥媽，和當初借題發揮蔡天鳳慘案的人嗎？說穿了，他們不過是同一類人。

一直很想講這個道理，但沒有機會。

蔡天鳳慘案是一個流量密碼，如一盤冷水到頭淋，砸了很多人的飯碗。肥媽不同，她在網上世界評價不好，很討厭，用她做案例，大家相對容易接受。

先把時間倒帶一下。大概是《正義迴廊》引發奇案熱潮，蔡天鳳慘案新聞一出，不同界別的人都走去蹭流量，拍片寫文不停講。案件詭秘，很多小細節，例如一煲青紅蘿蔔湯，往往可以腦補過程，吹成一條片，幻化成流量和錢。

更過分的是，對蔡天鳳背景的捏造和揣測。網上 KOL 化身網絡偵探，一方面品評他家世背景，說他缺乏父愛，在家人傷口上灑鹽，另一邊，則說這是涉及中共洗黑錢陰謀等……然後很多毫無根據，或尚未被法庭證實的 fake news 拉出來一起加鹽加醋。

此案發生後，正值我在台灣，台灣朋友也是不停向我打探此事的來龍去脈。我很納悶，因為我當然沒掌握任何內情。台灣傳媒道德沒有比香港更高尚，也是一齊參與炒作，把很多古靈精怪的臆測說到甚囂塵上。

在華文世界有一種術語，叫「聽床師」，是調侃那些評論人，會針對政治人物一字一語，表情動作借題發揮，好像睡在他們身旁的枕邊人。在這件事上，大家都成為了聽床師。屍骨雖未寒，但已經被 KOL 加了很多油鹽醬醋。

陳述事件並無問題，但當隔離個 KOL 吹到仿如親歷其景般，同為 KOL 的便會開始擔心，生怕自己吹得不夠勁，traffic 就會跌了到旁人處，結果大家軍備競賽 escalation。到最後嘛，只有越吹越勁，才可以維持聲勢。

消費死者變成了流量密碼後，會否被譴責，關鍵就在於誰是第一個人做，或者有多少人陪你一齊去做。是非曲直不應該是用人數、聲量判斷，但在社交媒體上，它似乎是。

超客觀分析林作式 社交媒體玩法

以往我文字針對的，多數是死有餘辜的活人，例如撐針死口不認的組織，或者欠我錢的政棍債仔。不同意我不打緊，但他們在生，有一張嘴，有一雙手，可以說話和打字去 make a statement，為自己澄清。然而死者不能。

當時蔡天鳳成為流量密碼後，我是不停提醒自己和同事，不可以為死者妄語，徒添是非。正因如此，今日我才可以大聲說回事件。

我這個人設 80% 以上時間都屬品味低下，毫無道德，但還是有 20% 的覺悟，知道有些底線不可超越。只是並非人人如此，他們把自己裝成 100% 的道德聖人，偏偏比起銅臭的，更加不堪。

吾日三省吾身。肥媽當然抵死，但也要反思一下，我們和肥媽的距離有多遠。

好了，又是時候好好道歉，好像不小心又得罪了一班人。抱歉囉。

「抽水王」林作因為鑽石山慘案，種下了一去不復返的禍根，到後期的 JPEx 案嘛，更讓他難以翻身，能否逃得掉法律責任，下筆之時仍是未知之數。

先談回鑽石山慘案抽水一事好了，老實說，事件誰是誰非，相信大部份人都有一個很清晰的判斷。死者屍骨未寒，講出這樣的說話，毋庸置疑是犯眾怒的行為。而在那件事上，其所任職的保險公司因為此等言行而解僱他，是十分合情合理。

但我這次想討論的，是關於林作營運社交媒體的方式、他為自己所建立的人設以至他真實生活做人的公關策略。

那次抽水事件，很多人歡呼大說「林作抵死」；但其實他展露的都是一如以往的自己，沒有轉變過自己十數年的人生態度、人設和做人策略。這裡我大概可以從一個 bell-shaped 的概率分布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角度解讀他所秉持的做人之道，的確對他的人生有正面幫助。經歷過不同大大小小的抽水事件，他仍然擁有一班盲目的支持者，吸引到一堆客戶並且

持續地得到極多關注；有八十人願意成為他的下線，跟他搵食，這一切都是拜他獨特的人設和策略所賜。

只是這次災難發生前，他一直沿用的做法，處於 bell-shaped 位置的 long tail，簡單而言可以理解成突發性的黑天鵝事件。有不少讀者問到，鑽石山抽水事件帶來的公關災難對他有沒有造成傷害？我只能說句：「損傷有限」；在他一直以來的計算範圍內，賺幾多錢，從來不在他考慮之列，畢竟對他而言，他也只是「賺錢買花戴」，同時告訴外界，他有賺錢的能力。他不在乎自己搵到多少錢，只 care 有沒有 noise，就算負面的，都是 noise，他更 care 有沒有討論的熱度。而這次黑天鵝事件後，即使爆了煲，但損傷都是他可承受的範圍內。

評論這個策略的對與錯不是我想集中討論的重點，我反而想說，有時候如何改變一套策略都是一種智慧，就好比打德州撲克，甚至是打麻雀，都會轉章法。如何轉章，那便是人生經驗與智慧的表現。

林作抽水事件大致給予我們一個概率思維道理就是這樣。而我和其他人相處，很多時候都是沿用一個較 humble 的策略，但有時候都會進入一個較為 aggressive 的「寸咀」mode；甚麼時候選擇用甚麼策略是一種藝術，亦是一種概率上的計算。而林作最後選擇「道歉」，正正是策略概率上的計算。因為，他找到了「教授投資班」這個新商業模式。

當這件事開始沉底，林作突然與媽媽出來公開道歉，企圖將事件死灰復燃，炒多一波熱話。而他在事件後公布的投資班，就是以他的媽媽作生招牌。整件事，一下子變成相得益彰。

那至於 JPX 一事的後續發展嘛，就大家一起拭目以待了。

收費電視於我而言

有線電視交還收費電視牌照，想深一層，其實不意外。

科技隨時代進步，舊有媒體制式被淘汰，理所當然。

十年前，數碼電台急速崛起，大家還記得 DBC 吧？當年我初出茅廬，也曾為數碼電台產業出過一些微薄之力。當年我還是大學生，加入新城數碼財經台，主持數個財經節目。不過，後來 Facebook 出現，社交媒體為媒體業帶來衝擊，一批又一批舊有的傳統媒體倒下。在我自己，亦乘勢更換跑道，轉戰社交平台繼續從事財經寫作。

數碼電台，只是十多年前的事，既遠且近，但時光流逝，一轉眼，便成為了被時代淘汰的舊產物。

今天的收費電視，同一道理。它們不只面對同業競爭，戰場還包括眾多串流媒體平台，例如 Netflix 和 Disney+，市場競爭來自全球各地。舊有收費電視模式，已不吃香。今次有線當機立斷，將原本供給經營收費電視的資源完全切斷，集中火力轉攻免費電視，配合現今產業趨勢，也就順理成章。

免費電視產業，本身就是資本及勞工密集的行業。在香港經營免費電視台，至少要燒錢燒個四、五年，才可見到成果。有線立志要專攻免費電視，那麼壯士斷臂，便是個相當明智的選擇。

十年前，我去過有線做節目嘉賓，還記得另外兩位嘉賓是陶傑和 Ben Sir。當時，我的身份是情色專欄作家，與他們一起討論中文寫作技巧。有線還在會德豐的年代，我亦曾經上過去做嘉賓講殼股，推薦自己當時那本暢銷書，而訪問我的，則是如今特首政策組內的黃元山。最近兩年，靚女主播梁凱寧也曾邀請過我評論國際金融的話題。在電視台工作，我的經驗可不少。

人窮思舊債，近年常不小心墮入財務陷阱，好等錢洗，故此希望各位有線高層，倘若覺得小弟有任何用得着的地方，歡迎聯絡我，讓我多搵一些外快，好渡過財務難關呢！

我好像也不再年輕

香港寬頻在去年辦了一個創業資助計劃，定位新奇有趣，以「鼓勵年輕人接受失敗」作為切入點。

科網圈的李勁華和他的創業圈朋友在網上熱議，認為不應該讓失敗無痛化，有保姆護航。

然而這是切入點不同和價值觀的問題，而作為創業者，我十分理解他的說法。

我的創業歷程和事業路徑，是一條崎嶇歪路（榮獲某電視台高層調侃過），都是靠自己和身邊好拍檔，互相信任，砥礪前行。世事豈能盡如人意，我也希望自己的事業有金主支持、有外國大型機構投資者賞識，可惜現實就是現實，我並沒有找到任何「水喉」，就只能拉高衣袖，硬着頭皮幹下去。

而那香港寬頻創業資助計劃的負責人蔡展輝 Steven，便是我初出茅廬時的恩師。

十年前，地球上有一種新型媒體科技叫「數碼頻道」，如今早已被世代淘汰了。當時除了 DBC（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之

外，新城亦是數碼頻道牌的擁有者，我師傅當年則負責主理財經台，我們就是在那時認識。

「選秀」大概是每一個媒體都會用的點子，當時新城數碼財經台就辦了一個選秀 trainee program。

話說我一直對於做電台甚感興趣，更曾上過一個由 903 前 DJ Sa 師妹教授的電台訓練課程，其中一位同學是現在 ViuTV 非常當紅的旁白君 aka 森仔。當時得知新城招募參加者時，我想也不想便馬上報名，幸運地，就入選了。

當時的選秀活動的主持亦非常值得提及，就是今天在 ViuTV 紅透半邊天的一姐 Hailey C，所以我和她算是相識十年的老朋友了，這些過去，日後我們飯聚時仍會略略提起。當然，Hailey 姐後來也主持過《全民造星》，儘管想跟她再結緣，無奈我長得不夠帥，也沒有才華，所以我並沒有成為姜濤。

那時的我對做電台還是很有衝勁和想法，Steven 對我最好的地方，就是給予我極大的自由度，容許我那些繭線想法在

財經框架入面實行，完全不作管束。當時的 Steven 也處於事業轉跑道的探索期，他本身是音樂商業背景，後來轉為做財經，又大概是因為這次選秀節目的經驗，令他對於培訓年青人產生了興趣，現在已經進入了社創界別，和魏華星並肩作戰。

有時搞得太高調，總會惹來電台老屁股看不順眼，甚至在專欄挖苦我，Steven 總是走來安慰我，勸我冷靜，平常心看待。我吞了氣，沒發過難，後來朋友葉朗程間接替我出頭，寫了一篇文章叫做《錯愛 _ _ _》，總算幫我出了一口烏氣，讓那曾挖苦我的主角成為中環一整個星期的笑話。

剛好差不多時候，叱咤一時的網媒《主場新聞》成立了，我是最早期的博客，因為文字生動，所以也累積了一些讀者群和點擊率，最重要是得到作家葉朗程賞識，沒錯，就是上文提及替我出頭那位，他不時在不同的媒體內提及我，讓更多人認識到「渾水」這個寂寂無名的黃毛小子，為此我一直心懷感激。

經過那麼多年，經歷了許多許多，現在我反而變得有點

antisocial，很「摺」，去旅行多過見人，就連生意拍檔、同事都不是那麼容易見得到我。只是網民對我總是存有幻想跟誤解，總以為我很愛交際，所以認識許多人。其實真正原因嘛，不過就是我從大學時期慢慢累積起來，伴隨歲月一點一滴增加而已。

做媒體是很容易建立人際網絡。我狗仗人勢，狐假虎威，左新城，右主場，互相 leverage，加上大學生年輕溢價，很多社會名人都不介意認識你，甚至上你節目做嘉賓，當中不乏知名人士，包括現役立法會議員、上市公司老闆和億萬身家的有錢人。這些過去的經歷，正是我建立商業人際網絡的起點，之後再隨着時間慢慢外延，不過因為我個人的人生事業軌跡和對自身價值觀的堅持，跟很多以前的舊相識保持了距離，這則是後話了。

說回 Steven，若沒有他幫我累積當時與我年紀完全不匹配的人際關係和社會經驗，我也不會有今日。能夠有一個完全信任你，讓你自由放任亂來的伯樂，其實絕不容易，這樣的運氣

媒體養肥了香港的 盲撐文化

可遇不可求。數年後，我幫新城做了一單 deal，每年收入七位數，持續了好幾年，也算是報了恩吧。話說回來，當年在新城打拼的，也包括現在當紅的 YouTuber 希比，見到他越做越好，頻道越來越受歡迎，也很替他高興。

有時，我都會懷緬一下過去，回味這許多許多的往事，這些都是我很珍惜與感恩的回憶。

我撐香港文化，但不想盲撐，養成從業員的傲慢。

在上屆金像獎頒獎典禮過後，網友來我社交媒體留言，說不想再支持香港電影了。我不敢回應，怕增加他的憤怒情緒。

專業團體往往都是小圈子，小圈子具排他性，不會逢迎主流觀眾。我是經濟右翼，相信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有選擇的自由，遇到不滿，你有權選擇罷看香港電影，但都要自問，自己是否一個有質素的文化欣賞人。如果你癡心錯付，單方面支持文化藝術，然後主觀地覺得文化藝術相關團體就要回應你的意願，那反而是你自己不對，因為一開始你就走錯了門。

香港文化是一頂很大的帽子，這幾年我們提升了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追求，同時多了許多精神枷鎖，例如「要守護香港文化」、「支持香港人」……慢慢地這些壓力加諸上來，就形成了盲撐。盲撐這個理論不是我始創，而是才子陶傑在 Mirror 高峰時期，力排眾議的主張。他底子厚，能萬箭穿心而不倒，換着出自我口中，早已經社會性死亡了。陶傑單單針對 Mirror 談

盲撐，我都覺得有欠公允，但他的觀察其實並沒有錯，因為整個文化藝術界別都有着同樣的風氣。

整個電影業界透過頒獎予張婉婷，助長《給十九歲的我》團隊的氣焰，讓他們公開侮辱觀眾。本來只是「你開心返啲啦」，結果進化成「拍咗先講，剪咗先講，上咗先講」和指斥觀眾令他們飽受「無可理喻的折騰」。香港觀眾盲撐了香港電影，然後香港電影業界是肯定了他們的做法，狠狠摑了我們一巴，沒有回應香港觀眾對電影紀錄片倫理的訴求。

盲撐之風打大了流行文化的利益奶酪，間接令到不少人混水摸魚。例如曾公開侮辱香港樂壇，多年來靠攏北京樂壇失敗的側田，居然厚着臉皮回來香港開演唱會吸金，然後不少觀眾將鈔票奉上，熱臉貼側田冷屁股。

被盲撐風氣壓到社會性死亡、職業性休克的例子，要數曾經停工多時的DJ 梁文禮。大家只關心他做雙面人有幾假，卻從來沒人關心他的評論有幾真，何以要這樣做。

當然，他確實是出了醜，然而相信他心裡清楚明白，流行文化如雨後春筍，一定良莠不齊，但他不敢高調批評，只能夠退而求其次，折衷地做雙面人。因為盲撐撐大了從業員的影響力，他做媒體人，要被逼牽着鼻子走。

現在觀眾聽眾撐肥了歌手和背後的利益集團，假如做媒體的真敢實話實說，難保不會面對封殺，尤其是娛樂產業和娛樂媒體唇齒相依，互利共生，太多利益瓜葛了。得罪一個人，有機會得罪了一個集團，有機會損失一大塊利益，繼而令自己失去了飯碗。結果嘛，就是做媒體的兩邊不是人，不敢提出自己的判斷，集體變成誇誇群，一起隱惡揚善。

我很同情梁文禮的遭遇，因為我自己不時都有着相同的階級焦慮，成為驚弓之鳥。這幾年我欣賞過不少演唱會、畫廊作品展和電影，當然都遇上不少劣質作品，但生怕公開說出自己感受會被人送上道德十字架用石頭扔死，指控我不撐香港文化、不撐自己人，所以最終我只能夠細細聲跟朋友和訂閱

戶說說真說話，變相自我審查了。

倒轉來看，我們做媒體的也要問問自己，到底有否成為好的觀眾、聽眾。好的觀眾和聽眾不只是消費者那麼簡單，而是應該要盡量提升自己鑑賞文化藝術的能力，而不是一直吸食劣質的作品然後盲從附和。當我們懂得欣賞，碰上好的電影便當大力支持，遇有具潛質的新進力量，當然更要大力鼓勵。

說回金像獎的爭議，群眾慢慢地燒了去 Serrini 和林家謙的現場表演。

YouTube 平台上，啤梨批評了林家謙的演出，結果 Serrini 發聲罵所有她眼中「恰」林家謙的人。Serrini 也解釋了「現場收音 and 出街聲差咁多都好無奈㗎」，這種說法，已經暗示了，他們因為環境因素，沒有發揮 100% 應有的水準。

做觀眾，當然預期看到高水平的表演，雖然啤梨哥的批評無甚高見（相對平時鬧人，今次算是勁溫和），但他有自由去表達喜好愛惡吧？做觀眾的，可以同情現場收音不濟這些

狀況，但不代表要遷就表演者失準，喪失批評演出的自由，甚至乎，要被演出者反罵轉頭。

如果作品永遠只能一面倒唱好，有問題都要 100% 包容和接受，那麼久而久之，大家都不會再有動力進步。做好準備，處理好狀況上台演出，似乎是表演方，包括前台後台的責任，假如未 ready，似乎就不應上台，上了台，便要接受評價，這是十分公道之事。

我自己都有入場看林家謙演唱會，亦很喜歡他，尤其是當我知道他找來香港藝術家 Stephen Wong 與惠立為他做演唱會美術設計，好感度提升了 200%。Having said that，我都想捍衛和珍惜自己可以批評表演者優劣的言論自由，尤其是我僅有的言論自由已經不多了。

用另一個角度去看，姜濤還真是有兩把子。我親身看其之前在叱咤頒獎禮中的演出，確實睇到一額汗。好的演出者就是要有海納百川的肚量和改過自新的能耐，他承認了自己表演

失誤，痛定思痛，修身演出，在另一場西九龍的活動發揮回水準，甚至向台下鞠躬一分鐘。他自己身體力行了批評如何令自己進步。有進步，就值得期待了。

每個人心中都有把尺。例如，水準穩定高質素的香港作品我會支持；若是年輕團隊，有 growth curve 的話，我都會加分。做得好的作品，我不介意在專欄多寫兩句，甚至乎包場支持。每個人把尺也不同，但你起碼一定要有把尺，而並非盲目地撐，羊群心理跟風支持，就算 performer 鬧你仍要繼續一味撐撐撐，此風實在不可長。

然而又說句公道話，有一點我不得不佩服的，就是戲子原來有情。整個電影圈撐起張婉婷，Serrini 死攬林家謙，這些真是能共患難的知心好友，有情又有義。

有比較，自然有傷害，負心多是讀書人。事發同一日，撞正哲學組織「好青年茶毒室」拍片剖白心聲，解釋成員鹽叔出軌種種。如果你有基礎哲學邏輯訓練，都知道鹽叔一個人私德有

虧與其他人本無關，這些鳥事根本沒有甚麼好解釋的。結果，「好青年茶毒室」為求挽回形象自保，繼續瘋狂言語攻擊昔日好友，向故人抽刃，踐踏他已經社會性死亡的屍體。我曾屬鹽叔的爭論對手，也都看不過眼。如此落井下石，只能輕嘆無奈，利之所致，友誼何哉。涼薄至此，叫人心寒。

我十分明白，寫這些話根本是與主流世界對抗，但我情願被人用石頭擲死，總好過盲目逢迎主流，說違心的話。我渾水的力量微不足道，希望放低叫「捍衛香港文化」的道德包袱 aka 社會責任，就只想看有質素的作品，然後可以放心批評與公開談自己的感想，不用再隱惡揚善，實在不願再盲撐了。

落難明星回流的市場理論

肥媽炒燬股票，退休後也焗住出山辦演唱會，誰知又遇上門票滯銷，惹來網民恥笑。滯銷的不只肥媽，還有楊千嬅，看來藝人發展也有高度歷史路徑參考，楊千嬅說不定可以向肥媽的事業路徑好好學習。

好的演唱會一票難求。我刷盡人情卡才勉強拿到幾張 Error，一張 Error 可抵一百張楊千嬅。

演唱會滯銷與否，本來就是市場行為。市場很公平，也很殘酷，需求和供應赤裸裸呈現於大家眼前。當然，為甚麼肥媽和楊千嬅不討人喜歡，門票滯銷，背後還是有一點價值觀的因素。這個就不多說了，大家早已心知肚明。

很多長期在中國大陸發展成功的藝人，都掉轉槍頭回流香港。曾高調侮辱香港市場的側田，一個回馬槍繼續在香港搞演唱會，場場爆滿。楊千嬅也回來，陳奕迅也回來。

正如我所講，市場很公平，也很殘酷，內地發展空間收窄了，香港形勢大好，此消彼長。特首說搶人才，好像間接成功了，

KPI 超額已完成，大批落難藝人回流香港。我們搶到了這些演藝人才，下年可以放在施政報告自吹自擂。

落難藝人回流，是一件事。曾經退休的藝人出山，又是另一件事。

投資世界有一個著名的擦鞋童理論——當在街邊擦鞋的小朋友也跟你談起股票，市場就是差不多見頂了。

這個理論是否在今天適用，並不是重點，擦鞋行業都沒落了，或者……進化了，在香港上流社會幾多擦鞋仔啊。反而，從現實生活的觀察去建構一個理論解說，這個由觀察推到成科學理論的思考路徑，才是值得學習的地方。

肥媽復出是因為炒燬股票，溫馨提提大家，本來已經收山退休的張學友，也有幾次復出的歷史。

張學友有過數次復出，都是撞正金融低谷，例如雷曼債券引發的金融風暴、2003 年的時候遇上疫情經濟低谷。近期恆大債券瘋狂爆煲，整個內地房地產行業急速萎縮崩壞，不出

成功的藝人，成功在買樓

所料，張學友又再復出了。

所以，我們不妨在心中建構一個新的假說——當你見到明星退休後出山，說不定金融海嘯就爆發了。暫時以張學友為參考指標，是百發百中的。

我和現在 ViuTV 一姐 Hailey，都有一個不太想提起的過去，大概跟陳蕾看待《亞洲星光大道》的心態是一樣的。

朋友是應該繼續出賣。Hailey 姐當年出過一本財經書，我記得在書局見過，大吃一驚，封面應該是她露大長腿，內文是一些財經 101 的基礎知識。如沒有記錯，應該是星展的鄧威信和新城財經台的朱子昭幫她撰寫序言。

十年前的書，現在應該是找不到了，我和一姐有一位金融朋友知道此事，常拜託我找這本書。我找不着，愛莫能助。如果有網友搵得到的話，我不介意高價收購。

去年新聞說肥媽炒燻了股票，當時腦海中浮現了一些零碎片段，就是幾乎身邊所有從事演藝的朋友都問過我索取投資建議。若是一姐都問過我，則很易處理了，大可調侃她：「你不是出過財經書嗎？怎麼還來問我？」

打邊爐最緊要是個煲，投資最緊要嘛，當然是錢。一姐在 ViuTV 內十項全能，拍戲、飲食、主持、講波等等甚麼都有

她份兒，直逼亞視末年的陳啟泰，難怪日進斗金。

藝人最簡單的無痛投資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地產。不單止藝人，大部份業務繁忙的專業人士都適用。

成功的藝人，多數沒多少時間兼顧資產市場和股市，波動性太高的投資非常容易損手。而且，太出名太成功的藝人，身邊往往都埋伏了許多金融騙子。關之琳在行內也有過很多經典故事，如今早已經脫胎換骨。連自認「叻」的陳百祥也中過伏，被一位自稱中國十大首富的騙子騙過。以他的出身，本應是很難被騙了，但最終還是着了道兒。

就算不是騙子，藝人和金融人也不一定能夠合作得來。劉德華和麥浚龍父親也許是一個經典的教科書案例。許志安與殷后朱太的左右手曾經合作過，似乎互相也沾不到便宜。趙薇曾經火箭式成功，但後來損手爛腳；謝霆鋒相對來說是成功的，但這樣的例子並不多見。

聞說阿 Sa 投資有道，那是因為她負責賺錢，全交家人

投資。任達華和劉家昌在世界各地都有許多地產物業，即使薛家燕、朱咪咪，亦是一有錢就買樓，基本上無痛收租等升值。

何況站在我的角度，叫人買樓比較難傷害友誼。你叫對方買股票，跌少少，他們就會很在意、很焦慮。香港人買樓是一種信仰，行為經濟學也解釋不到呢！

宇宙天團的背後

凌晨 1:40，在臥場上，正在腦海內總結今天。有點累，思緒有點紊亂。

下筆之日，剛剛看完 Error 演唱會，本來打算走入後台，親口跟幫我留票的朋友說聲多謝。演唱會 overrun 是常識，等到差不多可以入後台的時候已經一點。Error 粉絲眾多，我望住那條絡繹不絕的人龍，有點絕望，輪到我可能都要三點了。年紀大，捱不了夜，只好撤退。

千金難買一張 Error，其中一位朋友知道我買不到，主動幫我留了幾張。我身邊也有太多 Error 粉絲，包括我舊老闆和他的太太，當然，我不能托他們手躄。我不是免費吃霸王餐，而是真金白銀買票入場。話說回來，留票的人很上道。我有一位江湖輩份很高的資深傳媒人朋友，也是多得他主動留票。跟平時別人對他的觀感截然不同，因為這個幫忙，我和朋友對他好感度提升了 200%，愛死他了。

Error 今次的演唱會籌備得非常趕急。保錡私下暗示過

一點，收風八卦道聽塗說了一點，運用自己洞察力也留意到一點。最明顯的，就是以 Error 今時今日的影響力與人氣，演唱會怎會這麼少贊助商？可能，真的籌備得太趕急了，call 客也 call 不及；即使有客，年尾調動 budget，多少也有點官僚行政阻礙，急不來。但正因為少了 sponsor 內部派飛，所以他們演唱會公開發售比例高得多，入場的人，多是真金白銀買票的。說一票難求，並不誇張。

雖然趕急，但四子在演出時依然使盡渾身解數。Dee 哥先拔頭籌講經，獨挑大樑。肥仔載歌載舞，硬實力瘋狂輸出，他的個人表演部份是最精彩的。即使 193，都有非常顯著的進步，繼續走自己性格巨星路線。

保錡是四個入面我最熟的一個。他也有講經的部份，所說內容是典型的 underdog 追逐夢想。也許認識他，所以他講經的部份，我聽得特別用心仔細。他說：「人貴自知，這輩子都不會擺到獎。」雖然他明明在笑着講，但那種黯然無奈，還是在

一片歡樂氣氛中帶有少許戚戚然的感覺。

類似嘅說法，私下食飯時他亦曾跟我提起，真實對白更加令人心酸。他是這樣說的：「如果我真係冇辦法《全民造星》跑出，就只能夠放棄夢想，返去撈地盤打散工再搵路做音樂。」食食下飯冷不防他打這一槍，一時間我接不上話。

他的追夢路徑，真的很像近十年日本熱血動漫的經典人設，令人想起早期的漩渦鳴人（香港動畫譯：渦卷鳴門）、小李、綠谷出久……他們左右，總是有一位或多位天賦異稟、靚仔有型的天才假想敵，例如佐助、寧次、爆豪……

他的事業經過低谷翻身，大難不死，比一般人更加渴求和珍惜機會。如果努力也是一種天份，他就是這方面的天才，平時不用工作的時候，也是在寫歌混音做音樂。也許是這方面的人格魅力，舒文、黃偉文等也願意扶他一把。

人生很長，說自己永遠不會擺獎，也許太悲觀了。天才得天獨厚，本來就是人生勝利組，但我最喜歡最欣賞，還是那些努力

的 underdog 逆襲天之驕子。真的拜託大家集氣了，香港死氣沉沉，我們很需要好像保錡和 Error 這類 underdog，代我們靠近成功，讓大家知道，只要努力，誰都有可能夢想成真。

細味尹光

分析社會現象，其實可以用很多不同角度切入。

因為早前的 AI 翻唱，網絡突然興起一片尹光風潮，連他自己的新歌《Dear Myself》也「邀請」了 AI 尹光——Wan K. 進行跨越次元合唱！

好朋友保錡捕捉娛樂圈風氣，確實有過人之處。早陣子，他和尹光合唱了《少理阿爸》。過了幾天，一系列尹光 AI cover 歌隨即熱爆網絡。

尹光解釋當年《少理阿爸》的創作緣起，就是想警戒年輕人不要碰毒品，而《少理阿爸》歌詞裡面的確有類似元素。作者已死，一篇文本，可以有不同詮釋。

從另類角度去看尹光的歌詞，的確可以說他有很多歌都具有教育意義，而且還很警世。例如，《你阿媽大減價》，其實是在叫人不要賭錢。如果在一個原生家庭裡面，阿爸爛賭，糟糠之妻的確要承受很大負擔。因此，「阿媽」要「大減價」，淑女也要委身下嫁一個爛賭鬼，自貶身價。《你阿媽大減價》，背後可能

是一個很可歌可泣的故事，帶出來的社會訊息，自是警世人們，不要沉迷賭海。

尹光另外也有首歌，叫作《十四座》，這是一首十分反映民生的作品。「幾千牌費」、「九九新法佢預備亂咁鋤」、「條馬路任佢封鎖」，它在代入司機大哥面對工作苦況的壓力，也是在反映底層市民生活狀況。另外，《你老闆》直指出了青少年的社會上流問題——老闆和富二代壟斷了許多社會資源，壓榨打工仔，亦反映了現代社會的經濟狀況。

當然，尹光的名曲少不了《雪姑七友》。正版《白雪公主》是個暗黑故事，王子明明被告知白雪公主已經死了，但王子竟然因為垂涎白雪公主的美色，強吻公主屍身，這件事不噁心嗎？不過，經尹光《雪姑七友》的重新演譯，竟然將這個暗黑故事，增添多幾分和諧與溫度——原來白雪公主可以和七個小矮人和平共處一室。文本詮譯及敘事角度不同，的確可以得出不同結果。

幾年前，尹光和廿四味阿肥合唱了首《潮神》，文青對決

本地電影人最愛的 文化符號

土豪，其實也是反映着不同做人價值觀之間的對立關係。

《荷里活有間大酒店》這首歌就最厲害了。現今左翼當道，女性主義抬頭，以前足球可能被認為是「十分男性化」的運動，但原來女性都可以踢球。當女性跌落河，我們必須見義勇為，不要貪生怕死。最多，拉埋旁邊的肥婆，去救那位跌落河的肥婆。只要細味歌詞的神韻，就可以掰出另類角度。至於《十一哥》、《爆金爛》，這些歌詞，我就掰不出來了。

2023年的2月14號，我過得頗有儀式感。

我的健身教練是一對情侶，在社交媒體頗為活躍。首先，當日我約他們做 gym，阻着二人拍拖。結果不出所料，成間 gym 只有我一個人。（是的，我有健身，但因為經常旅行沒有節食，塊頭越來越大，肌肉量增加，但肚腩瘦不下來。）

然後晚上和家人吃飯。我的家人也開始嘮叨，問我何時才有另一半，但他們知行不一，每次都挑情人節、生日和聖誕節吃晚飯，根本都不給我機會。

飯後見還有時間，就決定一個人去看電影《一人婚禮》。

看之前一個星期，整個社交媒體都是《一人婚禮》的劣評，所以我做好了心理建設。沒想到，比想像中好看，而且有點深度，並沒有坊間說得那麼差。

主流的意見我大概明白，是因為大家有不同的期望。一人婚禮以喜劇做包裝，但內容並不那麼喜劇，而且有點深度。撞正新年檔期，太有深度的東西不入流，大家可能比較想像《毒舌

大狀》一樣得到最 brutal 的情感價值發洩，要動腦筋的內容很不討好。

除了追求情人節的儀式感外，這部戲也有不少老友有份參與。出品人王利民和我相識超過十年，是一位我很敬重的前輩，他可以說得上是「睇住我大睇住我壞」。今天我們才 WhatsApp，都是和些鳥事有關，他和我都有着同一個債仔，果真同是天涯淪落人。

澤哥當然是我很尊敬的人，我幫他平台拍過東西，希望大家不要考古挖出來，很害羞，怕尷尬。

宗堯男神繼續男神，我和男主角陳健朗也有過一面之緣，曾經打過天九，見證他在一班天九愛好者圍內成為了「香港區總冠軍」，力壓 MC 仁、劉建威和盧覓雪這些高手高手高高手。

把關係說出來，可以讓大家客觀地判斷我有沒有偏私。

《一人婚禮》是一個網路梗，故事是環繞這個網路梗引發不同人的互動和各自的成長。網路梗這個部份很容易理解，

我很有同感，大概我這一輩子都和香港第一女政客脫不了關係，這就是網路梗的威力；但後續關於成長，了解自己和愛護自己的部份，對觀眾來講可能比較深，比較抽象。

周冠威是血性男兒，我不會期待他很直白地敘述故事，用一個網路梗變成社會現象探討。「符號化」是現在看香港電影必須要具備的技能和有色眼鏡。如果你不懂將角色、劇情內容做文化投射，和一些人文概念連結，就好像把陳年普洱一口乾杯，喝不出真味。每一個導演，都有一些內容、一些訊息想說。如果把訊息直接講出來，就會失去藝術的味道，所以訊息就好像符號一樣，隱藏在不同的脈落。新晉導演何爵天會這樣做，《窄路微塵》林森會這樣做，《燈火闌珊》亦一樣。

愛自己並非一句 statement。愛有等級，你可以是簡單直接明白理解，亦可以是體悟、領悟和覺悟。

男女主角以外的角色，都很容易符號化去聯想。就算你身邊不會有一個經常離婚的阿媽，但總會有一些不敢出櫃的朋

奇案是世道的預警

友、原教旨主義者的「耶撚」等等。

許多人覺得沒有壞人扔蛋糕就是完美落幕。我卻不是這樣看，扔蛋糕一幕是將愛自己這訊息作二度昇華，如果簡單對着鏡子 monologue 的 ending，我就不看周冠威啦，正正是因為他的攻其不備，才覺得更難能可貴。

因為疫情後通關復飛，看的本土電影也因而減少了，但從鋪天蓋地的新聞亦感覺得到，本土電影票房屢創新高，一洗頹風。某天，雨陽包場請朋友看《正義迴廊》，這大概是今年看過最好的本土電影。

我很喜歡奇案片，不論是經典的《三五成群》、《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還是曲折離奇的《溶屍奇案》，每次看還是百看不厭。

讀歷史的人更加喜歡研究奇案，不論是明末三大案，還是清朝四大案，都是史學家喜歡研究的題材。因為世道崩壞，奇案就是對這個世道的預警。史學家的工作，就是重整這些零碎史料，然後讓當權者、評論家以自己角度一錘定音。我們永遠不能夠掌握真相內情，但詮釋內情，則可以加入很多對現世的批判。以這個角度切入，也許可以窺探導演的一些巧思。

詮釋學是一個很特別的哲學課題，你對文本先有一個既定印象，然後帶着理論去解碼文本內容，會產生另一種想法。

奇案片的特色在於觀眾大概對劇本有基礎了解，畢竟奇案也是曾經熱烘烘的新聞。

我非常欣賞導演的處理，你是甚麼水平的人，就可以看出甚麼樣的覺悟。比起單單灌輸訊息，他偏向把所有東西、角色想法、立場改變，對立矛盾……一股腦兒赤裸地呈現。這絕對不是 popcorn movie，信息量之大，可比滿漢全席。第一幕，就直接來真的。以前我會覺得過度穿插不同片段會令觀眾難以消化，但現代人 attention span 縮減得太緊要，倒不如先把「最堅」的部份拿出來。

有些人聚焦電影穿梭手法，例如以插敘、場景置換方式演繹被告內心世界。也許有些人會執着法治、執法正義的討論。

希特拉是一個殺人犯，在電影多次以不同形式穿插出現，他也許是第一被告的心理縮影，但希特拉也是尼采讀者。都是那句，你是甚麼人，就有甚麼程度的覺悟。導演沒有引導你走向某一個思維路徑，反而很開放，讓人自行思考。

現實比劇本荒謬。我們也許不會知道真相，法庭也未必正義，但這電影絕對好看。

題材沉重，未必能夠面向大眾。我可以給你一個當 popcorn movie 看的理由，劉錫賢扮蕭生真是維肖維妙，光是看他的演出都值回票價。

導演，何爵天，這個名字我會記住。

醉後的相識

「渾水你好，我係陳心遙，想邀請你睇我套電影」某天，收到一個這樣的 WhatsApp 訊息。

陳心遙是中大知名校友，自是覺得親近。何況，看他的訪問覺得這個人也挺有意思，我沒有拒絕的理由。

那套電影叫做《燈火闌珊》。先把結論說出來，這是值得入去看的一套電影。

電影不是我的專業，我只有在中學大學的時候做過劇社。我的文化知識體系也是散亂、無章。看今時今日的香港電影，我有一招，一招走天涯，就係將電影橋段「符號化」，用符號去切入內容，戴上有色眼鏡。

劇情圍繞香港消失的文化符號，即霓虹燈牌。講保育，滿足香港人近期對文化身份的熱切需求。入面亦都有許多文化訊息，例如，霓虹燈牌是僭建出來的法例，是不是令你聯想到一些東西呢？

尋找消失技術的舊路足跡，慢慢重塑自己的價值。為避免

霓虹燈這門技術瓦房店化，需要一班有心人，努力傳承……是不是又想到一些東西呢？

除此之外，張艾嘉，冇得輸。但更令我期待，是周漢寧。

我和周漢寧有過一次在 ViuTV 同框演出的機會。希望大家不要挖墳考古。睇我啦，睇我啦，我有問題架，但這是周漢寧的黑歷史吧。畢竟我是一個爛咖，和一個爛咖在同一個電視框出現，怎說也不是甚麼馨香的事。

漢寧演技在張艾嘉面前有點生澀，畢竟那是張艾嘉。我很期待他未來的發揮，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他，給他多一點鼓勵和點評。

好地地一個演員，被逼要和渾水這些垃圾銅臭金融渣男同框，慘死了。只有給他更多磨練和機會，才能夠洗脫這個黑歷史。這點，要靠各位觀眾多加把勁，幫他一把，不要讓他走回頭路。演員，才是他頭上的一片天。

我也不是誇誇群成員，要數電影不好的地方，還是有一點。

結局收尾方式不是我那杯茶，但瑕不掩瑜。到今天，我已不是太記得怎樣和陳心遙連結起上來，大概，是我醉了的時候吧。

金融斜槓

的

日常觀察

作者 渾水
編輯 鍾卓玲
封面設計 鄭志偉@SomethingMoon.com
內頁設計 韓世

出版 Scone Publishing / 鍾卓玲
電郵 info@scone.com.hk

版次 2024年1月初版
ISBN 978-988-76894-1-6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香港出版及印刷

